

筆記小說叢書…明

談孺木著

棗林雜俎

新文化書社印行

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根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鄰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祕領略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蜚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奉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卽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膠東高弘圖題於白門公署

舊藁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勩不止羊曇山陽隣笛之哀奚翅向秀哉因錄原序按汨識其末江左遺民跋

國權自序並凡例

亦左氏曰。明興垂三百載。治駸駸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遜言之。木天金匱之藏。每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局之秘閣。卽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剽。周秦以得。史臣有專職。亦有專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晷。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者。不得秉如椽焉。且明初史館。布衣亦尙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卽公車之雋。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進也。噫。明之于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儉。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是應者。神宗時。陳文憲銳意于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史。恐不堪爲唐宋六朝役。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洩物之用。又易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祕而釀隘。泌陽之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也。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褊伎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歛。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爲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永陵議禮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敝而猶新。此將何以衷之也。口定慶實錄告成。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繯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形餘波。尙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拄枝耳目。盲之誣。淑之短。亦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爲晉史。始割綴而不適于一。永叔爲五代史則著。爲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半。繁端簡號爲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瑯琊欲史而隱忍以沒。又其初。皆不踐承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老薄事。史才難得亦難失。當宁或任耳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摧謝規避。嚙以

之。屢欲振筆。輒自斬怒臂不敢稱述。尙窺諸家編年。於譌陋膚冗者。

字在。不遂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諒哉。雖然。

塵飯塗羹。大君子之門。方土龍芻狗之不若。何況乎綿蕞也。

天啓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悽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
遷又
跋。

國權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帝主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長短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毋糜。甯塞毋猥。甯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禮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闕冊。卽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輊。若事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採。否則間微一二。毋或輕狗。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尙氣格。而敍事之文猶故也。章奏最繁蕪。乍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鍊年鍛月。薄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僞漢僞吳僞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勅不諱爲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又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證諸人。評臨探其確數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鶴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爲六物。察之知爲鶴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于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爲宋。而數之爲五。蓋先有說。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

嘗待朝。華門。適奔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工。而瀟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衰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天啓辛酉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賊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恆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爲善本。攜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璽。又若干歲。始竟蒞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類之矣。江左遺民談遷孺木識。

附錄 諭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迨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獵夏。天乃興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初尙樸園。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爲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爲一編曰國權。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權。若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收。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孺木以帖括之暇。而効爲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瞻。

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邗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明也。宜孺木國權。足以兼尙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州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甯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遺者實錄耳。遺錄見墓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秦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遞荒。皇歲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輕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尙在。甯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頗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祕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

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藉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爲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子祺。求予表墓。余表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爲國權。中年燬于火。復乃沉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禿。饑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爲當。仲木獨以爲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諡法。大小行乃傳。公且暨師望。肇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叙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攣。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玄。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卽阼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屢遣奉迎使。事兄禮罔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偏。初非因堯城。奪門言何謫。梁瑤策始建。張懋册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諡說五家。秉禮不然。盈廷以爲是。橫議臣談遷。

許公故廟碑記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巖崇封。蘋藻修潔。寧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繇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未勒。申胥之祠額易訛。于是漆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遽真樗里。悲哉乎。後之人耽耽焉攘竊寸尺。盍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古廟而佚之。視若下鬼。夸于叢祠。名實俱喪。於蠶亡聞。僅附公于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遷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濶睢陽。非立廟本意。

題詞

吾僻處孤廬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問追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輶軒之下材痴論之餘嗜也說部充棟錯舉見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肋猶爲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從廡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本傳

見海甯縣志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綜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語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于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于正士加厚疵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羣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爲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爲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于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語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勦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誤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于麻澀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十徒步往哭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

著棗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四游錄二卷棗林雜俎十二卷棗林外素六卷海昌外志八卷

棗林雜俎目錄

逸典

朱家巷

汪清木首

鐵券

內官勅封

本縣官師

錢爐

衛所遙轄

夜鈴

鳳陽興福宮

太廟銀葉

湯信贈世子

江南牧馬

國初抄劄法

內庫

武職地封

宋濂

恩榮宴釋父

疑像

避諱

下操牌

功臣廟

縣令並僉

屯田

戶口婦女

總兵體統

爪哇移文

不禁服內生子

木鐸老人

沈萬三

勳嫡

神宮監

門禁

楊彝獻詩

丁玉銀錠

石農器

二家遺裔

齋宮寢具

社稷壇

後湖冊

照略官

賀節

品官酒具

占籍

孔子像

課栽桑棗

郊燈

鎮江輕租

奉先殿薦新

同宗

功狀榜里

建文皇帝遺跡

保越錄

祭糧田

戶帖式

宮銜

食鹽

吏卒支給

詔勅筒

御史首道

宮儼

朔望行香

昭示奸黨錄

征南將軍印

番經臺

淨海

李韓公燈榜滅勅

經進集

建文皇帝葬

方孝孺辭稱先生

建文遺臣

建文書法擬

世廩生

簡印

史官侍班

賜宮媛家僮

蜀邸聲鏡

大宗伯不繇翰林

軍運

松江布

大臣地贈革職官

臬店闕

富春謠

御容藏殿

鷹犬蟲蟻歲給

金甌再卜

李偉

長昂射子

傅戴媛耳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雪菴和尚詩

黃鉞裔

神虎

文臣封贈

宮妃歸寧

留都官擁蓋

巡撫歲入京

學憲兼民事

高鑿

江甯民運

教官考績入京

開臣賜蟒服

教諭李璧

省掾何麟

勳位

御駟

青田

詰惠山神文

朱國祚

喪儀

東宮册婚

許觀考滿呈式

茅大方

脫驃治賻

崑山鄉舉

佛郎機

兩京宮殿闕

大臣除伍

典史進俸級

呂尼沮駕

南京貢船

南京左侍郎

兩宮三殿災

教職左遷

楊循吉

白衣山人詩見夢

貢象尾

泉州志

少宰被杖

宸翰

日本關白求封

取栝子松

高巽志謚

烏鎮九老會

致仕官掌印

永樂程錄

兩京官俸

中使司

不奪功臣宅

孝子孫庸王相

景帝墳園

上林苑

浙東銀冶

皇莊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蔡鼎

大司馬起復

嘲邊

宥隨駕監生

緬西詭貢

太廟羊角燈

朝鮮上書

川扇

王文肅晚召
戲賞

熊廷弼王化貞

火信尙書

鳳見

邊羅貢表

許志吉

問難

偽巡臺

宸翰

內閣秉燭

烏程長洲之隙

稅監

磨碑

朱萬年

鄭以偉

張春

熹宗實錄

盧象升

和杖

蘆溝城

梁鵬

荒慘

魏忠賢

劉詔耿如杞互諍

滕陽驛詩

安南

登極天鳴

治進香內臣

五經登第

輔臣不給驛

堂饌折價

袁崇煥

詞林題補

內臣帶

祐聖觀開勅

貢士騎射

詞林之壞

講臣

德府寄金

左良玉

內臣兆蝗

閣臣避道

八品官馳封

悞羅黨籍

孫尙書寒窗故人

孫相國行邊

三王之國

戊辰首科

逆案

館選

陳啓新

科抄

鄭鄴

周延儒

揭長安門

過周謀

饒司新例

館陶全城

堂婆

周士樸

蕪湖兵擾

箕書

安南上書

分黨

幸脫黨籍

周維持

陳明卿憊下獄

主簿寃盜

東宮不利

徵盜

南楊關節

御膳

何相國市德

萬仞宮牆

六曹章奏

泄旨罷相

生日移賀

黃道周

分票

御史改武

謝乘謙

女慘

悼靈王

逆榜缺

孝陵夜哭

定策不預內臣

監國儀注

亂階

阮大鍼

陳堯言

劉總憲宗周

周鍾

李沾

劉澤清娶同姓

武英殿

修史

徐洪基

東宮

皇陵鬼撲

畫書

路振飛

江寧謠

科牘

禁金銀酒器

先帝改諡

御容儀注

紀元

常應俊

郭維經

從龍內臣

北使事宜

異議

款案

趙體元

寓書史可法

御寶

王世忠

童氏

袁定

唐世濟

屠象美

偽弘光帝

館課

金陵對泣錄

歷數

史相國督師

鄭元勳

馮可宗

黃澍

朱統纘

谷國珍

名叱冢宰

中書一品林超

女伎

選宮

民謠

邸報

戶圈

楊文驄

方國安

羣忠備遺

元旦受朝

定策本末

勦進

項煜

勳臣跋扈

王肇基

慈鑾

周鑣

王鐸

張捷

劉孔和戲言取禍

避諱缺

大內石刻

王氏奪卦

高傑

朝班遺詩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追薦疏

白門語錄

貢額

爭狀元遺戍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官外

庶吉士一年散館

爭解元占席

會試錄序

羅萬化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割卷倖售

巡撫監試

管紹甯

程策之誤

南闈謠

解元未娶

武生進士

莆由科甲之盛

六預鄉房

補榜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明經

庶吉士再選

庚辰齒錄

寬貢士三科

齒錄聘二氏

三甲進士刊策

劉珠董又莘

省試專遣

韓敬

鬻元

首輔鄉人狀元

丁丑鼎甲

馮元颺

宗室進士

進士異任

原始

三氏學

進士

癸未禮闈三改

南宮傳代蒙宥

焚闈

鼎甲館課

試規

附學生

館試斥落

楚試不用詞林

劉暹

廷試策失塗注

二甲御書

馮士驊

主考宴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重舉鄉榜

臚傳

學宮祀顏子

庶吉士四選

習譯監生

翰林院秀才

減場

鄉錄論表各二

鼎甲並相

冒籍

程策相同

鄉榜填改

會試特點同官

廢卷騰聲

萬年歷

進士歸娶

進士同姓名

優免廩生

試錄稱臣

廣文變例

唐伯逸

鄒傑復姓

賈魯斥佛

徐樞

楊瑄

楊循吉定論

陳恪冰清玉潔

蔣信

魏庠廳旁塚

林了翁言行

毛中丞里居

王勅雲母

唐順之

姚弘謨迎母

戚繼光

趙大華

唐文獻

鄭繼之

葉向高講學

楊瀚

朱國禎秀才氣

陳組綬結客
柯起鳳不負丞

遂宏言事

于謙

王恕

包德懷嫁友女

邵寶絕巫

劉大夏格言

王勳赫鬼缺

熊鳳文不踞選司

景陽孝感

徐階論士

高拱知人

袁洪愈貧宦

馮少墟規鄒南阜

李騰芳

陳滄孝紋

彭應參

吳道南

馮氏義僕

沈演四友二考

陸夢龍
王朝堂死孝

周魯章義笠

李秉蒙迎鴛詩蒙原作夢

王存忠

周廷芳

吳翰詞

李東陽侑歌

清東張守綱

桑桂移風社

胡松抄書

林思承致士

張居正憇才

余有丁家祭

申時行李廷機薄殮

張臣感勵

顧憲成寡欲

詹景鳳

寶子稱

葛寅亮督學

董其昌

張燁芳

蔡新童婢

尹恂

楊守陳故宅

周鑑

潘暉

陳察御史騎驢

朱良育不受封

韓昌

鄭慶祛蝗

唐樞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沈思孝在戍

李廷機鳩工

王汝訓散費

衛一鳳辟狐

許弘綱責子

徐光啓

丁賓老不忘孔林

錢士升

吳麟徵家訓

藝賞

諭幼儒勅

偽書

百家姓

心史鐵函

周敍修宋史

張東海自題像

李夢陽何景明

胡瓚

兩皇明通紀

王慎中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穆熙焚書

明雋

西泠社

王穉登

中祕書

文瞽

爭妾詩

盧岐嶷

宣尼遺筆

嵇康真蹟

蘇子瞻制義

宋濂

莆陽拘史

司空圖

江河伏流

徐霖

張邦奇

國朝人物編

李于鱗閱史記

謝陞季漢書

宋登春

孫冕

馮元成論文

收書法

鍾惺譚元春

山城曲

王九思謝榛袁宗道

顏子

王大令洛神賦

大學本義稿

道餘錄

張元楨

楊守陳

常倫逸詩

前李攀龍

修志

夏惟訥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春雪詩

北雍刊史

爭詩

周玄暉

纂書

洪範明義

永和宮詞

失婢詩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雲應將軍碑

朱文公集

御史試荳芽菜賦

詩韻辨

李夢陽論文

王璜雲中歌

兩京賦

王道書壁雜帖

唐觀

余翔

無名氏詩

陳于陞修史

喻應益

陳植之

卮書

蔣德景日記

思陵長公主挽詩

廣孝錄

續哀江南賦

補豔骨行

彤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安妃姚氏

宮人戴氏書

沈瓊蓮

恭恪惠榮和靖皇

貴妃 鄭氏

端氏

孝節烈皇后周氏

孺人范氏

翁氏女女師

林淑圓

妙錦皇姑

玄君

何夫人紫金掠

郭真順

金濼出妻

會稽范氏二女

項襄毅胡婦

婦人生鬚

女化男

貞女節婦解

蔡婢再生

張安人樞白花

韓烈婦

秦昭奴

陳氏遣荒詩

吳江張烈婦

錢塘劉氏女

命婦能詩

武定橋烈婦

女士

寄夫詩

黃鶯兒詞

文侍

妒內

義妓陳氏

蘇州義妓

難婦

冬兒

秦良玉

忠順夫人書

彤管志餘

志怪

魏文紳

技餘

石續

鄧雲翁種牙方

張雷王八十

牟康民

萬歷末方太

蔡鼎

薄子理

柳敬亭張南坦二傳缺

土司缺

雲南缺

貴州缺

空玄

佛蛻

達磨石像

藏經

僧娶妻室

智慧菩薩

關頭陀

祖師像

張真人印劍

桃林老道人

馬自然求載通志

麻城道士

烟鑒

柄相末路

貪暴缺

黠猾缺

淫蕩缺

緯候

阿羅漢

玉石佛像

觀音夢感經

鐵塔

黃明女菩薩

密雲和尚

像不惹塵

神樂觀歲給

湖蓬頭

高石峰

清和異人

目蓮石塔

寧夏銅像

佛牙

釋迦塔

達觀和尚

僧大香反史詩

求履僧

張三丰

道人題壁

呂僊自序

苟道人

阿育王舍利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寶命和尚

寶光寺泥九栢

憨山和尚

僧佛目送雲

僧誑

范達

張福

道士火遁

天主教明教附缺

矜炫缺

侵地缺

纖膏缺

矯僞缺

豪橫缺

偏嗜缺

狂誕

置喪缺

奢侈缺

凶逆缺

五行

制日伐日

競渡

大小清明

風

江南二十八景

雞腹小兒

集異

名勝

石經山石經

二郎山

呂梁山

天台山僊女

伏龍山

成山缺

羅浮山

回鴈峯

七盤坡

四道三谷

天花里

雄日

立春

火把節

朔望行香

二雨辨

日本小歷

飛席

子日

上巳

中秋十六日

天門

雀錫

男產

大明門黑氣

金窰山朱書

水神山

陰陵山

雲黃山

孔子山

東浮山缺

金陵岡

燕子湖

櫃兒崖

大庾嶺

仁義鄉

上戌上丁

黃梅雨

九日

月

雷

人疴

鳳陽鼓樓

邯山

火山

齊雲山善惡

玉華山

太山缺

崖山

飛來峯

燕子巖

石峽

僊人離

捲簾莊

謠 纒 蠟
 山 都
 憂 懼 石
 望 夫 石
 僧 化 石
 松 花 石
 石 鏡
 五 色 土 缺
 響 地
 佛 光 缺
 古 赤 壁
 運 河
 王 甯 窮 汭 記
 月 湖
 皇 后 水
 石 槽 水
 龍 潭
 蘇 池
 丹 井
 鹽 井
 肥 泉

蘇 隄
 鐵 城
 中 丞 石
 天 涯 海 角 石
 鳳 凰 石
 石 箭
 石 田
 甜 土 缺
 里 牛
 城 郭 氣
 物 產
 鹽 池
 禹 汭
 醋 溝
 冰 柱 水
 須 水
 清 池
 舜 井
 柳 翠 井
 喜 客 泉
 膽 泉

博 浪 沙
 碗 子 城
 棗 陽 石
 雙 魚 石
 關 索 石
 石 木 魚
 水 晶 營
 鹵 城 影
 苧 蘿 村
 海 市
 黃 河
 潮 汐
 呂 梁 洪
 陰 司 溝
 瀘 水
 粉 水
 化 癭 池
 倒 井
 肅 府 井
 澹 泉
 婆 婆 泉

紅 土
 沁 雪 石
 掇 刀 石
 文 石
 清 涼 石
 石 樹
 地 鏡 水 影
 田 名
 佛 蹟
 劉 炳 文 海 州 紀 程
 九 河
 南 亂 北 亂
 鴈 湖
 八 功 德 水
 愛 陽 河 水
 鶴 川 水
 珠 池
 聖 井
 火 井
 酒 泉
 蕪 泉

聖泉

溫泉

營建

山陵

朱之椅

說鬼錄

松潘尺骸

妖異

藏經志怪

毛女

琵琶亭怪

立志充

徐氏妖

癯孩復甦

象山妖異

叢贅

沐英

翰林官

喊泉

水異名

候氣室

郭基

豐沛鬼

嶽塔

魯汶

潼關老人

關揚

魯府童子

浮提國

雞子中魚

陽武泣聲

徐達

良鄉帶

鈞突泉

蔣國華

張生

黑龍潭神

子路

金龍邵氏

舟葉

妖履

素娥詩

宋氏烏巢

鵲啣兌馬

雷神書

李文忠

御棕

靈泉

顧曠

歌鬼

城隍廟

蔡元定

龍女

龍眼怪

贛榆妖

魚妖

豕言

天書

替身出家

多學

從征日記

綠幘

喪麻

六鯨縣悞

崖山紀功石刻

乘馬石

實錄

張泌

密錄

展書官

楊志陳金坡稿

先輩書刺

字說

虎枕銘

張孟元

犒市

北新關稅

薩琦變俗

杜進

相國父不祠鄉賢

李宗道

僧道不衣綾羅

葉好文留犢

宿客

胭脂匠

僞夏陵宮

尺

漕艘

狀元母

聲鐘

北狩

陸氏占產

武宗徵行

原潔

余祿令箴

祠廣文

總督體統

武廟賜詩

觀場儒士

陳紫峯論學

方太古

藏金變石

鎮海衛指揮

徐呆嘶

學錄直講

南京不打五更

庫喝

知縣本貫

蘇松田額

御史乘驟

學魁

王越

端宏名官

朱氏書問

林濟民

薛天華左戒右箴

十老會

雲南三天子

朝儀

古醋

陳祠仆像

胡僖神助

三過鄖陽

蒲壽庚子孫

勅主簿

黃麟題聯

外道留勅

邢冕

獲嘉麥秋

潘陽三使日本

經筵

安南試錄

董朴

應聲扇

新城王氏

密箴

易刻

女飾

香稅

行人司藏書

酒

劣考稱師

詹傑

王思民乘妖書

盛端明同鄰
故宦優免

張烈

孫思聰

田千秋葬像

王希周自刻

錢若廣

陸樹聲

禁殺牛

元輔家幹

續吳都文

王述古笏記

林兆恩

梅衡湘論友

蕭如薰杜文煥

司汝霖

雙乳

趙文懿墓銘

冥衣

許令典

趙南星

曾氏譜

嚴世蕃養子

張二郎辭官賞

東洋行縣

海鹽烟火

吳承恩報仇

梁邦瑞

江陵稟簿

申其學

海瑞

吳稼燈

陸平泉論風俗

祝世祿

朱氏世祀主司

盜俠

文在茲

徐大相論魯綬

張九德

榜豐縣

陳心得

魏廣微

慶成王百子悞

總兵捷知縣

金傑棄官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汀人善舟

汪在前

立橋遣子婦

劉臺

五國光

周天球

嚴訥

彬州象裔

朱中丞誤奏反詩

趙御史論囚

曇陽子

無賴妄奏

許會元稿

虎入城

樵李詩人

臂紋

陳長祚

張太宰遜弟

駱文盛

張承

十友

販海

丁賓

高儀尊師

湯顯祖

姚弘謨迎事生母

邵虎巷

楊春元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馮少墟會約

郭達

王世貞

有司重聽

梅花詩百首

偶然詠

卑稱

印綬放花

汪文言

- | | | | |
|-------|---------|--------|--------|
| 括銅 | 黃尊素 | 銀錢分定 | 佞佛殊報 |
| 名刺 | 通家子弟 | 書法 | 茅筆 |
| 產異 | 朱國盛朱積遞請 | 沈灌 | 熊廷弼 |
| 朱國祚 | 毛文龍 | 董應舉屯田 | 顧秉謙 |
| 樊良樞 | 箕仙 | 魏忠賢 | 黃如亨 |
| 余煌 | 天鑿錄 | 郭之琮 | 孫承宗 |
| 關揭 | 先帝儉德 | 周彥 | 田弘遇 |
| 陸完學 | 周道登 | 綸命 | 張鼎 |
| 起居注 | 錢謙益 | 何吾驥 | 程國祥 |
| 虞山後輩 | 李長庚 | 傅冠 | 楊嗣昌 |
| 戎備 | 作文法 | 王思任 | 夢有字 |
| 武備 | 張次仲 | 心竅 | 周延儒再召 |
| 孫傅庭 | 曹文衡 | 阮正中陰德 | 白楹園石 |
| 科第陰德 | 吳培昌 | 熊開元 | 董象恆 |
| 兵疫 | 蝗蟲秀才 | 佛次 | 弔沈河山詩 |
| 武塘詩 | 孝陵碑石 | 劉宗周不捐俸 | 市廛 |
| 借屍脫囚 | 南內盜 | 收生婦 | 清豐義士 |
| 沈允臨書屏 | 梁州杰 | 陳美餐 | 陸員外贈妾柬 |
| 王介人還妾 | 江南邊聲 | 三區方略 | 馬玉 |
| 陸澄源刺黨 | 薦佑 | 都諫娶娼 | 巡臺私從 |
| 鄭芝龍 | 誦經滅蝗 | 追封母后菩薩 | 癸未選館 |

錢幣

孝陵樹

王漢

吳之俊五議

朱積離魂

誕日疏

夢卜

同庚

幽冥

東岳

靈濟昭烈王廟

輪迴所

漢壽亭侯

李衛公廟

蕭公廟

宮亭神

百老屯

王統英

蕭觀察

楊鐸

降級

後湖

丹銀

顧錫疇

修志

人瑞

硃墨預兆

內承運庫

文昌

崇善王陳頊

碧霞元君

周凱

諸葛武侯廟

宋相公廟

神樹

劉兆元

土神陰譴

陳夢璇

沈塔鳥鳴

訓儲

陳際泰

金箔

趙庚

備養

私諡

排調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三宮

支明夫人

聖女祠

雷廟

岳武穆廟

利濟侯

雪冤紀異

曹銃

屍骸

延安地飯

葦舟

閱武

凌駟

時敏

獨足鳥

逸詩

嘲錢牧齋

前定

南曲

羅者洞

瘧使司

玄武神

白眉神

晏公廟

東華洞仙

貞婦著靈

楊繼盛

周如砥

王立穀

朱大紱

裴克冥制
 郟城神誑
 槐廳
 來玉堂
 主人臺
 六相樓
 鐵柱宮
 應州木塔
 蘭交
 大禹廟
 江神廟
 鐵柱
 廣濟橋
 仙橋
 毛文龍碑
 蘇墓
 齊桓公墓
 陳仲子墓
 青塚
 高陵
 張寶墓

沈招遠
 徐銘
 明德堂
 景鷹臺
 鶴臺
 瑞光樓
 雙魚宮
 虞仲
 姜女手跡
 泰伯廟
 白起廟
 與言書院
 皇過此橋
 檀帖
 定霸城
 禹陵
 衛靈公墓
 介林墓
 孫嵩墓
 黃耳塚
 李太白墓

張耀采
 豐縣逃鬼
 梅熟堂
 銅雀臺
 摩旗臺
 四雨樓
 白塔
 妬女祠
 殘苦廟
 南岳廟
 長平驛
 冰廠
 倒流橋
 鐵牛碑
 軒轅陵
 唐堯土階
 雙娥堆
 王剪墓
 嚴子陵墓
 郭璞墓
 寶峯寺古墓

神燈
 邯鄲鬼
 六三堂
 厄臺
 梳粧臺
 朝天宮
 鎮河塔
 孟母故宅
 瓜子纏
 御題祠山廟
 煖舖
 魚骨橋
 萬安橋
 宋文貞公碑
 顛頂塚
 關龍逢塚
 李牧墓
 鄭玄墓
 司馬遷墓
 太康瓦券
 南漢劉氏塚

器用

瀧陵阡
鐵棺
張王墓
虛糧塚

蘇文忠墓
劉刺史墓
孫一元墓

琴操塚
黃元菴墓
鄭曉墓

方臘祖塋
蕉花女墓
邵灣古墓

研

鐵塔鐵鏝

鼓

張三丰食器

窖金

銅獅

藤船

祖母絲

榮植

古木

彭侯芋

羅漢藥

佛手柑

不灰木

古鐘磬

金斧

圓花錘

天啓改元

銅冶

關將軍印

空青

青鳳子

穀

甘藷

人參

薔薇露

君子樹

琴

石杯

唐鏡

銅法馬

紫石英

木牛

荒銀

蓬萊閣石鏡

竹

荔枝

地黃

大内瓜子

木威

仙針

鐘

辟塵鑪

貢金

鐵獅

遺印

琥珀

緬鈴

長韭

獨木藪

琪樹

文林郎

血樹

塔松

順棘

赤籐

木蓮

滇茶

延州紅

轎頂花

廬山紫芝

菊實

茅

觀音篋觀音燭

羅漢繼

金絲煙

蹟動

獸異名

蛇

狼山魚

畫魚

蛙

金蠶

椿實

蘘草

孝陵海棠

娑羅樹花

玉女花

海棠

普舍樹

木瓜

菊譜

仙草

俱那衛樹

通靈草

經刳草

禽魚異名

石魚

鯉魚

石花魚

玉蟾

野蠶

陰陽柏

松羔

指甲花

唐婆鏡

勞山牡丹

金蓮寶相花

素馨茉莉

芍藥

蘭

不死草

夢花草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藥

龍

飛魚

鱈魚

銀魚

蝗

鳳尾

紅豆樹

金剛纂

婆樹木花

蒼菊花

沈萬三牡丹

紫金蓮

特產

不出宮菊

棉花

真仙洞草

虞美人草

鱗

五色魚

通州鱖魚

鯽魚

螢蟬

碧雞

雞足山異鳥
石鵝
鷓鴣
雞
桃拔
獅
白兔
馬

石燕
白蝙蝠
鸚鵡
鴉
昆耶
鹿
鼠

朱鷄
鶴
沙雞
羅雀
裴休
犬
麟

海鷗
鶴
綠琴采雞
牴詭
騰紆
羊
交巖

棗林雜俎 (上册)

明 鹽官談遷 孺木著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僑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披斥衍不見邱壟。人稱卦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蕪。僅樛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龕。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實。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他本有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九字。句容朱家巷祖陵。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使運。尋以地脈罷其役。見焦澗岡錄。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莫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保信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郝彪佳有其書。當熟讀。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歿。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婚。戚里恩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勛。爲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口口。或菴漫筆。載先世分屬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此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士之類。或菴誤矣。

二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遁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上。族皆蕃擴。崇禎壬午。口口口登鄉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張士誠遺裔。爲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酒掃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徑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石。則會典失於深考。盱眙縣志

鐵券

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候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武洪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矢忠事。其語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爲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叵測。惟爾之固吾圉也。其闔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勸。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官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太后助太祖創業。有牌祝晴雨下操。夜嘗張蓋庭中。聞雨聲。卽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什閤者。令蓋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太祖黃綾披紅布茵莞席蒲羈。明制宿齋。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以後。戶部尙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誠。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又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縣志。具戶帖式於左。

。一戶。傅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系包信縣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男丑兒二十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一歲。婦女四口。大一口。妻四十二歲。男婦二十三歲。小二口。女荆雙十三歲。次女昭德九歲。事產。瓦屋三間。南北山地二頃。左右戶帖付傅本收執。准此。

寧國知府廬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賜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國功臣廟。常遇春廟像。烏紗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宮銜

文臣宮銜支俸。勳戚宮銜。不支俸。

奉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繇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泌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翺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泌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尙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沁水志。或他邑或他官亦有之。第掌故久伏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湖。貯天下黃冊。風雨衣不觸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八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五升三合二勺三秒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爲率。又永樂二年。大百鈔十二貫。口小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自鹽米。元宗交泰初。淮甸鹽場入唐局。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嘗復至不復高耳。

平涼府志曰。食乎涼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食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以及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資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于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銀鈔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

嚴徵於民。與奸宄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趙時存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鹽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竊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水鄉鹽戶。水鄉鹽戶。初制。募民爲鹽。准免一死。富民爭買。實非鹽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爲大塹。潮上則塹塹皆平。潮退掘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鹵醇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南則鹽減粒大而甘。孫汝銓

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百斤。永樂十八年。雲南高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井。擁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出入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納發之。名曰埋沒鹽。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擁出鹽七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擁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爭羨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井鹽。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貯鹽倉井。大者沒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可一斛。得鹽十五斤。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一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其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鏃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蹠邊。後科臣建議。革

去車鏝。止用鑄到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壞。

屯田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犂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爲家小糧。三石二斗爲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卽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分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止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八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未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一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八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五升。爲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頃。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田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其聽訟設纘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改吏目。

夏 支 給

衛所每月指撥倉庫。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六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羸老殘疾者三斗。

衛 所 遙 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關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設在河南。蒲州守禦千戶所。設在山西。靈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歷天。

戶 口 婦 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醜僞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 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贅語。

詔勅簡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簡。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卽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故。輒欲鈞禮。往往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盃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瓷漆木器。按太祖起兵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爲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污罷斥者。皆拆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領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爲北京。爲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爲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爲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二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部新志攷史不載。

爪哇移文

爪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有例也。

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元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藕戶。窰戶。羊戶。

官儼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儼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敷英史谷贊言。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憚。諭嚴嵩曰。禮官毋得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謔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元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熟。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則行拜禮。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熊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勳裔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侔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爲泛役胥徒等。

課栽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殿最係之。今典史具成牘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榮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爲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圮。遺礎尙存。人疑其有藏金。頗坎掘。翰林院四書櫃。各高丈許。工部節慎庫四銅櫃。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祿寺鐵木酒榨。每榨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桿。有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角。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筭法

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爲奴。金銀珠翠

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一應孳畜。粗重物。盡行變買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割之限。

勳職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爲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鬪。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聞國靖難諸故家爲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爲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爲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爲然。副將以下卽貴至橫王。僅呼爲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爲使主。其副使札令。雖呼爲官。亦得用軍法誅之。沈德符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邑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閱科。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卽筦庫內臣亦然。獨文官不搜。邵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曆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爲東廠訪知。費千餘金。方免矣。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蠶十斤。土元江寧辦鷄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辦。二月子鵝二十二隻。外副鵝二隻。兩縣辦值六兩二錢芹七斤。萹蒿七斤。莖菜十五斤。兩縣辦。三月筍十五斤。田川壇辦。鯉二十五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五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閩戶王瓜百三十莖。兩縣辦。豬三斤。雉六斤。兩縣。五月桃二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閩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七月雪梨二十五斤。兩縣。八月。葵十斤。閩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舉十二斤。江新八月菱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閩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枝。鱖魚二十五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糴米一斗。田川壇粳米三升。江寧九月香橙二十斤。閩戶。鰱十五斤。河泊所粟子二十斤。小紅苳三斤。江寧砂糖一斤八兩。十月柑二十五斤。橘二十五斤。吳縣。沽兔六隻。溧水。溧陽山藥四十斤。句容蜜一斤。太常寺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甯波金塘大榭台溫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贈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今世弁必都督。其崛起至參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樞。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語命。有睿我同宗之老。實爲耆詰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上旨然耶。野史謂太祖嘗欲繫族元晦。容或有之。

李韓公燈榜藏敕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口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佃積溪之龍關。家藏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寃。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訴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實岩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二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臣韓云。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之祖善長。因國事削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爲民。依勅滿。捧此勅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證聞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盛慶奉勅。還同乳媪極負龍關。相延八世。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寬年六十有七。衰殘遲暮。臣滿長代費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廣等。言文書官賈宗誼奉聖旨至閣。云朕讀皇史箴尊藏御筆。拆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爲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則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奏。於是大學士韓廣等言。臣等皇極殿恭驗。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皇祖親筆。行草皆化健有法。而所進不然。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畢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皇祖初年成勅諸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

之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爲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
 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無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內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
 福慶延慶盛慶三名。則盛慶爲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
 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盛慶等名。善長賜死。芳茂俱赦不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
 死。可疑四也。封內誤書胡維庸爲維康。李祺爲弈棋之棋。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尙寶司爲正五品。舊
 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
 。尤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敕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云。
 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尙書何如寵。俱參其謬。如寵云。臣實問世選年二十歲。住績溪九都龍關。問
 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又貧農。上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同來。又
 問封面寫盛慶。封內又李盛。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無福慶延
 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僞。而應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
 凡事李仙品曉得云云。兵科給事中宋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誅自
 縊。今日止因副事尋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因於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遂來自溺。今
 云善長卒祺因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爲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今云
 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世有宗孫盛慶。所謂盛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
 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仲佑俱誅死。所謂宗孫盛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
 按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宜生繼世居發寶門外竟論世選死。

談遷曰。李世選所上。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竇嬰所上大行手。詔同。嬰豈作僞者。或景帝大

漸。不及下尙書耳。高皇帝開天之事。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往往有之

。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僞必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
 。其日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長死。未卽自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

上公之爵非一紙卽復。存疑可也。謂爲作僞。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上命其子中書舍人濂。書於核內。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帙。宋手書細楷。歷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不必諱。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鍾州蓮花峯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年。成化乙巳。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彝獻詩

餘姚楊宗彝。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貴州普安備。宗彝樂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不辦。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黔紀。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爲禮部議制主事。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岩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謫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帝釋其父。楚紀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爲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離伏亭叢記。俱載。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合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卽帝避難處也。豈誤榮爲永。誤寨爲庵邪。菴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恆陽。卽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爲劉氏書玩易堂。御墨猶存。劉卽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爲僻。在黔。羅榮爲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比。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英廟成親親之仁。亦千古一快。黔風塵一夕忽而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滙無聲

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一閱罷楞嚴聲懶敲。笑看黃屋寄蠻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蓋。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學晚朝。右題金甌二首馮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蒼髯哭未休。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

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黔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碑記。有奏章。自稱匡僧瓊俊。

口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歷戊子。老僧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建文帝。云棲山四十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白口大遮山東明寺。帝嘗隱此有遺影。云帝自寫。今塑其像。髡髻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扃。近水魚游千頃碧。長空鷺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媿我遠來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口書。相傳建文帝題。大字逸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移榜去。懼禍。錄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墓在西山。聞嘉靖十五年九月。聖駕嘗幸此。王在管長安客話。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都尉鞏永固。請追諡梅皇帝。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止。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楊士聰玉齋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矣。梨。輒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新竹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下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二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爲了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編修。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口口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口口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貪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選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一過名無。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通。蒞事勤謹。在任三年。可謂稱職。舊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匿廣文廨舍中。得脫。遺腹子口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而相詬。謂爾時中宗人。早罪孽也。訟於官。郡守閱之。令仍黃姓。後黨禁解。萬歷丁酉。蜀人龔文淵。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待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日。此為真。彼贗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往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霍翁二氏永戍。廩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尙存。多居郡城。貴池蔡生說

高異志謚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異志。謚文忠。貢士沈祐秀水志
周玄初鶴林集。異志作周曾師傳。後置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異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山陰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起。強至途中。嘆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水死。
朱寧一名甯。字士安。洪武中。嘗為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闕。寧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賊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庶幾終身。以上俱河漢縣志先屬金華縣
仙居顧頌。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起。棄官逃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澗。輒飲泣微咏。出牧。攜一竹筒。絨膝甚密。暮歸即枕之臥。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闕罔不答。至永樂終。盡教死義家。聞之。歐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飢欲歸去。幸何

幸何幸何。乃開筭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乃頌也。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爲人易直善飲。飲酣。輒書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濺淚。又常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爲何在此。袁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一餘年。督一嫠婦。死婦家。藜杖芒鞋白衣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先帝御諱。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踰事已非。靈野風生雙虎鬪。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袞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軍定知府全椒徐文晟。真士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肖官。戍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冤。得末減。

黃鍾齋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楊。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許子洽說

茅大方

秦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廬陵彭與民。拾遺。講李朱澤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滕。過鄒。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尙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祠。今石刻首四字鐫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潘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遜荒行遜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夾河之戰。前一日。忽有虎突御輦前。諸將駭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翼日戰必勝。翊日爲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驂治膊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上出內廐鞍馬膊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知府義烏胡廉。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吳英。命無錫訓導瑞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未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戒庵漫筆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勒石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劬。王永和。夏昶。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爲名臣。偶恆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尙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樂見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爲奸。改印文從谷。曰慈谿。

宮妃歸甯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寧陽侯陳懋女受冊。尋命歸寧父母。賚予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

有烏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閔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騶。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對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闈人爲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戍籍富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爲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一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炯請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爲洛川縣主居第。上諭工部尙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尙有親屬。安可據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銃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三之一。今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年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總。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清縣志攷先朝實錄。優于下吏類多。匪獨何總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爲閩人隸。大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以補之。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甯。偕行者告官。官爲藁葬。已而生庸。比壯。語及。輒哀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往。至南甯。求不得。遂披髮曳鞍。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滲灑之。血輒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岡。庶藁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後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諫。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旣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爲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撫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簟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臥牀笻。取母足加腹煖。後賈齒盡落。不能啜。含哺哺之。病遺矢簣上。必白芻漉。其喪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跪慕歔哭。憶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靡。士或迷方輕薄。諛調去道遠。而能操乘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相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滁州志。

大宗伯不出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尙書錢塘楊甯。嘉靖甲申。禮部尙書遂甯席書。萬曆庚辰。禮部尙書嘉定徐學謨。皆起署著聲。

高鏊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醫官。居京師。鏊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上怒。下詔獄。榜二十。明日。跪午門五日。復榜五

子。戊烏撒衛。嘉靖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整者。而整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卽武廟時徐整邪。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上出紫荆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爲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河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密座暨諸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一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零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苦等物百有三罈。船七笏如上。船三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鮑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煎百有五罈。船四鷓鴣鴛鴦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薺七十扛。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薑百扛。船六鮮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扛。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扛。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三共百六十六隻。漉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頃三十四畝。鵝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鵝一萬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千隻。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雉嫩雞各十三隻。鴨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貢。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十五隻。鴨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五千。內府供應鴨子二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二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五百斤。芥子七石八斗。良牧署。牧戶二十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犝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縣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七隻。兒豬六十六隻。母豬千隻。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腌豬二千口。正旦冬至節。豬千口。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省絳並

緣爲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卽位首罷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四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匹有奇。萬曆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爲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爲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零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二萬零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五金。五年減一萬零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零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撫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贈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使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合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災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乙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萬五千八百十五金。煤竈七百口。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斤。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撫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爲。曰。明臺爲一漸主。徙之無所不可。璧言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而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爲祖宗守祭器。尙可爲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蘇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靈邱訓導。

提舉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甯祝虛齊先生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楨。蘭州段吳。鄠縣王九思。鞏縣王元凱。商州南鐘。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鏞。慶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規爲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 先帝與 陛下作養簡拔。始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學正魏謐。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錡。學既醇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偉。秦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節孝。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省掾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臣拒門者。按撫而下皆怖。布政使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爲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卽上怒。麟一身不足卹也。至京奏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啓門恭迎。與。臣罪萬死。但 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

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城邳惲。拒而弗納。光武以惲爲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邳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邳惲。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爲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爲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等其事於屢言。因而傳播天下。冤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顛。不以伶人事也。馮元成文集。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卽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察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杌。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曾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玉。話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

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恆。謂方領勅。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執詩。玄墓山堂月色明。烽烟照見闔閭城。徒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鳥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尙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尙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菜豆芻料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毀其費罷之。

御駟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鳥。五花駿。彩麟。文豹。金麟。絳虬。攢玉駒。玄雲駿。躡雲驄。五口驄。嘉宗烏騅。東玉帶。思宗四駿。太平駒。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暹羅貢黃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

祚昌。上卷。微時業坊。既貴。函封坊刀。慈聖太后屬慈外家。或子弟陳乞。命進坊刀示之曰。當時務此爲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潞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太后命大瑞封杖撻四十。

話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歷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尙書。諡文恪。祠於惠山。談修作話惠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邪。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向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遣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彞等。往追逮曾尙書省吾王少宰篆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因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祚曰。君善爲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西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西欲求入貢。撫臣遣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持上金葉表文。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眞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爲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彎弓迭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

稍戢。

朱國祚

萬歷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服侍班。乙未修撰朱國祚爲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徵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適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獨滅。太常寺承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爲烏紗帽皂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

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覓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尙書太保石老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日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計開 册封勅書印信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 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爲 天朝沿海籬籬。且與朝鮮世世修好。

一 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 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揮元平國寶豐臣隆景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 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 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家豐臣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 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西山久助吉田善吉下甲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大夫小昌久次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府十五張。亞都督札府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

各叨受 天朝爵秩。遵 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幬無私。仁育選荒。有同字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攜于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

達。繼歸命于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干屬藩爲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復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命。凡爾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爲中國之藩維。永姜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又安中華。將使溥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爲通。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旣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爲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因勅原差游擊沈維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忠誠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爲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川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旣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釁。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監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金鑲犀帶一條。常服羅一套。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青搭襖一件。綠貼裏一件。皮弁冠服一件。七旒縐紗皮弁冠一頂。旒珠金事件金玉桂一枝。袋金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大紅素皮服一件。素白中單一件。繡色素前後裳一件。繡色素蔽膝一件。玉鈎全繡色粧花錦綬一件。金鈎玉釘

璣金紅白素大帶一圍。大紅素紵絲鳥一雙。璣金丹礬紅羅銷金夾包袂四條。紵絲二匹。黑綠花二匹。深青素一匹。羅二匹。黑絲一匹。青素一匹。白縵絲布十匹。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誥文。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至風占之隔。當茲盛隆。宜續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斬於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尚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暎。書奉天朝石太師閣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質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竄漸盛。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一朝風狂大作。浪過於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衆盡數撤回。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維維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維維已至相罵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厚沈維維敬渡海。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飛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粟穀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水正賢至馬領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馬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

有七十二灣。土兵能進不能出。故懼吾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遣書與關白。天朝差冊使出釜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贊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部察院勘札。准本部題復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誥勅符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皿。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庄田場廠文冊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明具奏。欽此。欽遵。該本部看畢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啓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植王元妃。王鑰男碧。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藉。有無見在。事在英王。非係僣占。無妨從實檢奏。蓋聖王明見萬里。自有容斷。非臣等所敢輕議。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候嫡孫應襲王景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號勘合。扛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冊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碧日後襲爵收照。以備合考數目。奉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速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移備到臣。准此案照臣先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疏虞。不待部檄到。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大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參政陳璧。副使張季思。參議丁繼嗣。武葛

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祥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鄒質魯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尙童。帶全承奉郭倫等。而啓楚王請合同册籍對册。本王執出玉牒。並諭本府原無積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册封爲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係弼弟王鑑。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遣男王昭。挾贊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爲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閱念親戚。相依至今。尙有子孫王子孝王國忠等。在楚居住。而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册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鞠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啓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邱墟。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限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册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啓王查取。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子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進山王英欵與槐評奏。欵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一兩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王弼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余父薨。予在櫛褌。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奏奉欵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燾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口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阿魯禿等等處。建大功。特賜秦馬三十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欵此。即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證。至萬歷九年。奏總戶部請覆。本府照舊營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傳給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介言欺誑。余願帶同宮眷。避出外宮。聽憑欵差並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掘等情。並具揭

送臣。本在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鑿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止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爲隱匿。則本王且請搜掘矣。臣等伏維楚王。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貲。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督職。不得不爾。然於聖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出宮搜掘。毋乃非。皇上親睦之意乎。况其兩經回轍。一遭宮變。相繼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掘。王躬遺貲。諒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請明旨。仰見聖心。原爲闕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珥撫養。王躬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鑰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奉太祖高皇帝賜。萬曆九年。又經戶部贖覆。奉皇上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曰子粒官收貯庫。侯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尙敢虛捏。王守仁錦襲。果否。弼子孫。猶未可知。况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容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册婚

辛丑 東宮金册。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兩。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一萬。金翠十八萬有奇。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括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括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各撫按專委府佐武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途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羣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祿福扇十五柄。七夕錄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開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爲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丁未復召太倉王和國。錫山王卽家疏規時政。刺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騷吏部邊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詆之。太倉遂

梁鵬

萬歷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者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敏德還淳。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家宰平湖陸光祚。富平縣不楊俱不避閹臣與。見忤張新建位遂許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爲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閹臣者邪。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卽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閹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遇直突而過者。卽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某人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迄奉我主差往葛王省墓。忽遇風作。扁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圍。僞首受縛。今繹繼我。羈縻我。以夷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富有不同者。如 皇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僞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值不一錢。上喜其颺轉。賞千金。羣閹豔之。募制銀舟。注酒帆舉。機捩巧絕。費百金。上喜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厭。卽停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頗洽上心。嘗跨馬。命義操筆而從。旣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上自操筆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餽。

荒慘

萬歷丁巳戊午。山東海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狀極誠朴。告曰。爾弟爲我嫂釜中羹矣。兄亟趨視。炕下之首儼然。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攜姑以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饑。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因來肉不支。雜以礮礮。啖訖俱死。

八品官贈封

八品官例不贈封。萬歷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其母。有旨止子章服。著爲令。

分黨

萬歷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甯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啓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天下咸奔走焉。仕濼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歷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爲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欲博無賴。觸忿自闖。猶爲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直。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名姓無傳焉。萬歷時。宮祿不恆給。皇孫苦之。諸閣戲曰。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宮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欲啖。中其欲。及上卽位。寵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宮。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淳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刊黨籍。潘汝楨之倡祠。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爲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幸肩半天。否則無天矣。又書囚字。某心知其謬。詭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遁。

誤懼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焉。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啓末。陝西巡撫莊祖謙。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疾甚。意魏闈未可測。疏不卽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邵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請自行。遂

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暗與部合矣。

火逼尙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尙書。時稱火逼尙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撻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誚

薊鎮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謁。懼譴。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己已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又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尙書寒窗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儻行持清峻。門生某來爲巡臺。留飲五簋。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窗故人相見。巡臺意密客。坐俟之。屢求而己。設菽乳。指曰。此吾寒窗故人也。

周維持

瑤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啓二年。禹州守英口口報鳳。鳳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雨雹。烏雀凍墜無算。訛以爲鳳。

滕陽驛詩

天啓初。壽州御史方震儒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日。懷裏呱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兄向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悲。最是臨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鄒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陽。見壁間方氏題。宛然。而仲達詩澹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禿慘霜碑。有客巡聲泪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歧。六歌兒女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爲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知。又亡何鄉人和詩。一行已遣泪爲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偏向偶曹歧。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壁上若留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題壁何知峴首碑。泪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石。生死何妨路見歧。新月有情窺戶入。殘陽無焰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尋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憇此館。書存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爲孤中奇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歧。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賞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簡還留野乘知。按亡何鄉人。卽武進張二無先生璋。

孫相國行邊

孫高陽相國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能經略。王巡撫。棄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夢淵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錯過。

暹羅貢表

天啓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人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昭采備怕臘陸惻由亞卒贊鴉普埃。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啓。大明皇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皆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叭具沙等。捧寶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開讀拜受。恭詢聖躬梓輿。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任懽懽。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貴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緝。副貢使臣坤加離顏那茶邁低厘臣乃百填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等。乘船一隻。捧寶金葉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微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遠之義。并祈往來不斷。使獲駢轅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國。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聞進皇帝上品龍涎香一。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研光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花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烏文研光雙面幔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采色花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烏文研光雙面幔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金綿縵帕二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二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荳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百斤。進 皇后上品龍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十斤。藤黃速香降香白荳蔻大楓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啓元年入賀。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曆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沈香八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綿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

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啓。阮世閱。從人十三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後二十一。陪臣三員。陳璋。裴必勝。阮瀨。通事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械。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觸而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豎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冤縊

天啓丙寅八月。嚴州主簿口口口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爲孝廉某居間瓜分。并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死杭城海會寺中。猶胸抱冤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兌百金。事聞當道。以_疑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膺歷大理寺口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郡臺。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家。不避戚黨。徽人切齒。已事敗。卽訊欲令葉高標縋之。前爲伏謁者。志吉因服跽。高標故下堂揖志吉曰。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扑。人以爲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幘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妍。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胡守恆。行人楊子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邵。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有 武帝。幾至覆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卽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瑣。

冶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慾動。偶語閣臣歎曰。 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專。繇冢宰長坦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諫許譽卿。摘冢宰陰附忠賢詭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秉成於閣部。而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沾者。

徵盜

先是秦盜跳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膺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迄今思之。果驗。

僞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脅邏者。後奏上。實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拔特置第一。免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屬過嚴。陷。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奏。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啓甲子。亦全經。口口推官山陰祁彪佳。異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爲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張燮。口口羅大猷。己卯山東萊陽宋瑚。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圖。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做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朱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塞菴相國曰。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學。月課庸拙。譌字雜出矣。

南場關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劾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奢閱嫖刀。青山綠樹。爲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尙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儷詩。閱嫖子奢。莫之媒也。嫖母刀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閱妹子奢。莫知媒兮。嫖母求之。又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旂。公器。每對用匱六顆。遺官馳賜。

己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啓新

淮安陳啓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大瑞曹化淳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墓。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啓新走免。不知所終。啓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啓新讀室礙爲窳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脈。窳戶坎傷。引李所示爲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自蓋牖。不北。晝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與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烏程庖菲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曆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香驕。次輔。日直票擬。時泄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則曰某某爲之。或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也。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洪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輒改所票。不以示也。長洲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洪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臣同

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非其才。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督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爲下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覲督撫。太宰糾之。申逮戍。丁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與旨。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調。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奪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晚平會問。長洲馳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矚。烏程翌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爲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并能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寧遠。祖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彈文。採笑曰。若然。幸爲籍重。第不肯去後。經略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略矣。未知巡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防牌中蹶。

己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某。千總陳某。使建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款案通賈。日伴輸彼情。約臉島師毛文龍。許之。又告飢。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糶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時用都司吳先討。犒軍。矯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箇口。槍二。馬口。俱解京。

鄭鄭

庶常。武進鄭鄭。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啓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抵舍。是日鄭假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歷己丑。庶常蔣恬菴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節。且欲外轉。周礪齋洪砥。謂以齒夙得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菴不同。亡何。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宗憲。會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曾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一宦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淄川張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鄧獄。論誅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鄭。聲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濰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呂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聞臣見之。謂選郎賈譽。長洲曰。此好事。何難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口口家居。遽入京。烏程異之。烏程雖陰伎。練習朝典。人不能及。而上苛嚴細故。稟擬改至再四不允。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上終不自明。必閣臣發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徐起。閱章奏。應手應旨。時閣臣善於啓事。稱武進宜興。何如。詔吏部擬各官罷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不壇。聽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爲義皇上人。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聖性嚴馭。宜興笑曰。上易與也。何過慮爲。蓋宜興潛通宮府。得其關捩。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黷貨。文武大臣賜諡。擬旨還與他諡。嘗語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參駁。近虛文塞責。於大事多略。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啓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尙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金花以至素銀。及白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潘官罷相

巴縣王相國應熊。被論。命未下。遣探閣指。遽疏辨。上詰其繇。於是中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言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之出城。遇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勅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去。顏繼祖代鎮。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緹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官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請佑聖觀。

過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周謀。以通路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而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孝和真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晟。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邃于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裁。官輿時規之。終不解也。臨票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票僉例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爲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爲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鹺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鹺司辦具。沿爲故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猶犷。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司。乙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參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詘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敷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鄴爲解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如宰子。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仲以此損賢云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裋。布素宜也。若世閥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宦。奈何驟污吾。胞長明記。

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閱籍。則監生涂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之北行。遺二十金爲棗餽。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廡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曰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媿其妾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遺邊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問邀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帆趨彙省。乘利窺間。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徵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啓間。忽敝門閱。尙纖縟。綸命褻矣。倪鴻寶好琢麗。競於雕蟲。王覺斯。專傲大語。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督讀之盛額。令刪改致忤。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愎。不其甚乎。

館陶全城

壬子。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我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驟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輿。昇至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略。蓋孝廉個儻。足以給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顯首揆。餘旁睨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閱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啓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輔票一二。宜輿始分票。計疏若干。析以爲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閣以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吏散。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寒庵詩。深宮衡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彙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熹宗御歷七年。諭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爲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十年有奇。云同官互祕。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口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爲口。日講。從御案旁敷陳。卽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末規數句。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尙書口口口口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婁朋之。

不受。忤去。羅喻義祭酒時。監生請祠。逆魏批准。其呈逆魏敗始攻之。錢寒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所見講官文。洪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孟嘗次之。姜歲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宄。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仕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超巡撫。張覬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刺。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己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璠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窖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福陷於賊。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兌州破。魯王以冰死之。得有榴下窖金。二邸最薄。矧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尙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乎。辭以不聞。

。曰。爾瘞金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廝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禁虐。戊寅遠。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湖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晉所供也。怨家楊尙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衷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衆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伴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湖陸燾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曰。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遂遺金帛餌我。遣脅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貽王憲副揚某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越江迎勞。許屯金沙洲。俟派撥遊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謹。顯陵。而省會次之。曰鄂上閉關卻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日。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言兵叛。留京籍籍。自極熊明。

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至蕪湖。知非寇也。江甯令楊文驄。以熊氏年家子。求西征許題補職方郎。文驄卽部銜視師。欲蕪湖令夏繼廣調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戒嚴。清明節。聚寶門。啓二十刻遽閉。游人爭入。踏死四入。蔣子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剡。土人奔避。斤肉值銀二鑽。隻葱二十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髮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衆。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部卒一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兆。甲申。正月。賊陷潞安。藩世子曰口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僞將同飯。風吹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爲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螻。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觀。覈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見。仰空點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畛盈疇。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上召箕仙。玄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遷。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關幽燕。寇過數番。軍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壓入燕地。烈火焚毀秦川。流寇不久卽死。紅眉又將發烟。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

母妻子相拋閔。家家命運在天。上又問。箕答曰。等閒不管閒事。崇朝將伯面前。獨我寫得明白。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煥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上痛甚。自屢於奉先殿。已追封王。謚曰靈。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被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撤之。總憲張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經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成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嘆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謚。予擬。烈宗。總憲善之。卽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高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命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以下原缺。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繇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

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爲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爲用云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

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來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于黃國琦而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莫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東宮曰。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沈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

因視兩講官而笑。講官亦笑。賜茶。退。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卽賊也。夜攻阜成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堵堵尙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味爽。市人云。宮女出正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門。弘商親見。至則被天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白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僞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內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僞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爲民。准給路引。即放田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西。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銅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卽入。擊以輿扛。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奎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殮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旣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弁甚肅。鼻微揚。其裳紱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鬪漆。改殮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驟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驟至。青衣襲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衙衙許錦衣宅。年五。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卽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聞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尙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窩鋪。僞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天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而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緡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校候。台選卽圈於錄上。赴部聽錄注。否且回

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味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机坐。授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机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助賊。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賊。內臣加炮烙尤熾。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賊完日。釋之。李友。張口。葛口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口。遂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全貞再夾再乎。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曰口口口王都等杖斃。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語人就問。竟蹙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口口。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卽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僞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僞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卽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失其名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口。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喜甚。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驛。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淚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籍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尙賴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

先皇帝卽自

經。兒知之乎。遂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報。而甘受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又勸謝。三桂笑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恸。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遠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餓。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我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爲上策。日成曰然。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萬。留騎一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得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闕城。又出至一片石。

戎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之。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茄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戰。擢。大潰。追殺亡算。僅四萬騎回京。士卒盡沒。上係李肖宇口述亦倖妾其所部萬三千人纔還騎十七人。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藉藉。溺刃逃生。言之猶爲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僞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名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熾。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爲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李友家有口部。事口口自經吳橋之疑有脫誤。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尙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翌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礮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礮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礮齋。及史尙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及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卽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未決。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服。手菜筐。出京。夕。炮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漸祉。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礮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策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蠶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尙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攜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掌禮部印。越三日。史尙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獲日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壽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尙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尙書之手札至。意

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圖。幸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 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候。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舉史。右 舉高。亦跪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蟻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 李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秘知福世子。湛於酒色。礙於衆。遲疑不敢堅執。實爲計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 潞王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 福王舟迎。卽列諸公名啓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雒陽。與史尚書同。偶值 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覓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等。俱非其心。故備記之。初遷聞 王兩陵。出朝陽門外。萬衆伏候。見 王乘輦。角巾半汗。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爲懷惑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 臣苦心矣。後世誰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筮于食有福。隱寓 福藩。平陂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傳內府定策時。或請其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勸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庚寅。以武英殿所奉 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遇順則止。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僞大順。而清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歷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璫鏤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詩郎委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王具冕服。導駕官。導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寶。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王繇中門出。陞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官引班首官至王位前。通贊唱。跪拈笏。班首跪拈笏。承傳唱衆官跪。百官皆跪。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蓋。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禮畢。駕輿。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吾寧吳本泰手。吳年者。制官典。不達時變。如奉天宮。嘉靖壬戌。易稱臺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卽真不同。况無而爲有乎。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恭仁康定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英宗復辟。羣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歷歷如此。儀曹失攷。家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爲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闕。子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洪光。紀元。上拜天探籌。得洪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爲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風督馬士英。挾運轡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豈指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螫。以勞勩難泯。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爭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晨後至。及上監國。張家宰疏枚下。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上意不懌。尋引去。蓋中官譏先生詩。先帝講筵。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甲云。見史相國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又周府保寧王口口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焉。夫相國。曉人也。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辨終紕。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信馮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菽者。手溺死。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龔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革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斌。哈銘。爲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徇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超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不縱掠。廣陵大沸。福緣庵僧德宗。爲時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給事。口口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輿婦女。入各四五千金。積貲甚臙。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昭。猥巧機辨。見事風生。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昭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迪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爲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郊餞謝。曰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家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覬環召。計沮。嗾孔昭勸臣廷攻家宰。先一日飲勸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家宰四疏乞休。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覬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弈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劉伯溫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鍼

稱城阮大鍼。初附初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璫。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竑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曰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娼也。大鍼請見。遺玉帶曰。爲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美。恬不爲恥。

郭維經

御史口口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賺。中李給事沾之誘。卽劾家宰私。且兼官。乃天啓未弊習。章上。又自悔。浼同官以謝。家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訐家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冷暑。值南渡。遂領緹校爲雄職。素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姝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余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角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易耳。相國深善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口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歷辛丑進士。宰山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遷翰林待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驄。馬士英甥壻也。追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繇乙榜。亦嘗待詔。侍 恭王。歷雲南右參政。尙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閹。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劾羅士英。責數其罪。上色勦。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踣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瑞勢始熨。言禮韓贊周。老成嚴重。上始而憚。中而疎。宋且厭之。嘗盛暑擊毬。三人交筵不休。贊周疑立不動。私居欽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

寶異日至。立報傳人。而喜厭不恆。始雖厚售。漸斥去。案原直。卽市僧亦苦之。蓋賈人去。黃市僧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盡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慈戀恩賜。內臣金幣濁渥。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資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得免。上晨飲訖。內臣又遞驪。輒舉之。不却。酬淫弛縱。十月末。幾蹈漢成之諱。旋幸無恙。明年都市。榜上供奉藥。貽笑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免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止。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激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于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粟。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并金錢。每之。汴人切齒。內召。先帝而問開渠者。誰也。云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御史按楚。木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借馬士英爲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嗾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媿死。澍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囊。高相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爲篋質庫。小才貪詐。不足信也。澍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澍孤矣。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闕。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濯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哀哉。

慈鑿

恭仁壽皇太后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爲嫡母。避寇。間關河北。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避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靡肉。有尼旁侍。蓋數格難時寄侶也。命賜飯。時御艦二。有司供億纔數百緡。夕宿儀真。明日風利。至建江關。設行帳。京兆徵兩縣媼扶輦。雖羣集。竟用人闔。入大明中門。上迎於午門。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纔百餘。自立一空舸。不命人。遣迎第一箋曰。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幃。驚塵鼎沸。腸刻刻以九迴。瑞駕天開。情遙遙而千里。恭惟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闔紉協敷。佐先帝以咏關雎。啓眇躬而美樛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閔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轡。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宗社之克紹。實綠榮之。爰致弘麻。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庶慰瞻依。特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遐邇之望。上憑黍稷之馨。伏社懋展懽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算。降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遊。雲容嗣覲。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冉。實切戀於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維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警蹕尙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蠲暑就涼。本朝之宮慈甯。宋家之宋保慶。增觀鴻慈之福。疇圖燕喜之懽。以上俱子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戶。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渡。陰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纏河。北窰。維鵠溝。等處。及於孟津。越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逢世子。隨至懷慶。甲申。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匿書堂官黃全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且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騷擾。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全家。懼泄。五月三日。典仗李希楠。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

諭已卽位也。當應俊。遣舍人閻守平。見聖母於黃奎家。又恐泄。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泛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宿。山東軍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杜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門。門庭紛然。良久。十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君殉國矣。卽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聞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翌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翌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僞。翌聖啓云。閣部旣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諸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僞。

談遷曰。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太后來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奇謨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梅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僞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乘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兔之智。不得不藉母后。脅制道路。彼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閩馬無一跡。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卒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霖貴士英不屬。皇上乃母后之狗乎。士英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賈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匿其奏。先生前劄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攜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瑋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段宮絹 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一給巡撫黎玉由。總監高起潛。廢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一祭告陵園文。以上各篇請一宜張隨

一祭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陷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騾天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犒各三金。

一騾夫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蟒段

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道費三萬金。經理河北。連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陽左懋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尙親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懋第色不動。入京而回。中道留懋第。紹倫館鴻臚寺。懋第書壁。富爲明鬼。不爲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兒也。屢被勸不動。及遇害。北人無不爲流涕。洪範奏爾。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遼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詔券。募都人何日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顯方倡義。導之出疆。入燕。三桂不啓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繇。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請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第。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攜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鑣

貴陽世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譴以定策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鑣。上章力詆新建。至以新臺汚之。又株引吏閣部張家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鍼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不諱如此。統鑣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擢口科給事中。

周鏞

金壇周仲馭。僞白下。嘗忽阮大鍼。甚銜之。大鍼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拉某踵其門。詘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徵而相失。明徵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道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逮。走旬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固。涕泣挽柵。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撻之二十。人以爲快。已同光給事時亨。棄市。

異議

桐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士。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髮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謂國變。草檄勸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於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甯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共襄大義。翼我皇明。轉危爲安。匪異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 潞王。座師姜詹事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迤淮安。乘馬士英亦立 潞王。遣某幕客覘金陵。及福王卽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客常相示。後劉力攻諸臣異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卽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關。諸臣指異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陸附貴陽。日同朱撫甯。劉誠意。趙忻城。張家宰捷。阮司馬大鍼。聯疏許異議者。膠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口口口口口口雷演祚。中時忌。變繼下獄。同周鑑並誅。

谷國珍

風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敕。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於外宅。求示勅稿。卽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詞林枚下。首委詹事。次及鐸。以上舊也。遷。時對家宰曰。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家宰然之。鐸將入朝。家宰書。規以約束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家宰曰。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適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與擬頗中緊。如魯烏程溫體仁贈諺。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舛誤。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輒除其罪。嘗作奏。說書。皇下。再被詰。膠東濱行。囑以漸退。駭問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彈文也。始。上出。下屬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端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遭祭西岳。道卒。贈尙書。諡文正。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手跋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頷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由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以帽犯冠。改作衣。謂端午日賜衣。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矣。遣興五首。其一。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掛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郎金壇王重外之也。頗不懌。蓋國初銓曹。止蕭士璋倪嘉慶。書吏四人。不諳掌故。張藐山家宰。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守杭州。沾謂重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家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費多十二金。間或倍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無逾王郎。若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漏也。沾無所發怒。因許呂侍郎大器。家宰推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亡何。怏怏。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喧訾也。徐家宰虞求代推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

內恃其奧援。又借名善類。求史相國致膠東書。乞僉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極宮孤。昭代所獨。

款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爲矯誣。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朝廷。以爲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爲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請與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家自有口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啓二年。穢樞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滅口。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嗣先帝不之許。進喉口闖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顧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犒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帥反殿其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疊疊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復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卒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爲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市。聞先帝命。偵實情。竟得變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卽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卽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替者。一黜生。與馬紹愉偕往。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

復得媿語。先帝知爲所給。大恨。而款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捕。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誓。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撫使者而遣之。爲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釀酒。張筵。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遺綱紀。一美少年。一鹿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聞市事。問之。則云待老。及愍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匐歸。恐彼尙未見愍面。今反飾稱親到藩陽。不幾夢中囈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一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盛。爲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鎮。金銀累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昺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延儒爲新甲營解甚力。而奏謂國法大司馬。曰不薄城。不斬也。先帝曰。他邊疆。卽弗論。僂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尙以秋斬本蔽辜。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律。朝上。午卽奉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貽禍慘毒。朦朧支解。誤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卽會官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所爲。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爲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况先帝厲精明容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先帝爲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英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颺歷嚴疆。饒有英略。洵如此。自宜與彰天討。執訊獲醜。

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且恭皇帝之變。皇上身嘗之痛也。先帝旨中。所謂貽禍慘毒。專指親藩。豈先帝痛恨之。而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皇上爲何如主。而敢於黨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政修德自強之實着。而專以款敵爲事。蓋敵之作款。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爲國也。故前事者。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先帝以昏庸無道。敵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墮。爲天下笑。則使先帝抱不白之認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皇上疑新甲于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烈皇帝敵睦之心。而增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墜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皇上。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椎銷骨。臣不憾矣。按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遣馬紹愉。纔出京。牌書奉旨講和。上聞而惡之。賜土噶玉堂書記馬紹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闕巨麗如京師。迎稱天使。筵設甚盛。重毯之上。設核俱金器。甲中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楊之瓜州。紹愉筮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屢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往瀋陽。

名叱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忤貴陽。有旨叱其名。尋引去。

張捷

盛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赤函。時陽城張藐山典銓。二十二日。劾去。禮部顧尙書錫疇瑞

屏。攝錄。有墨。徐家宰。僅決月。丹陽起少宰。長其部。錢政決裂。惟狗權頭。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債者數輩。給之入雞鳴寺以待。竟引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改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弁誰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筮仕南京戶部主事。嘗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嬖。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冒功繫銜。猶皂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走如與豪。朝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閱章奏。云某某當若何。問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日矜數學。劉吉田之流。貴陽在戊。卜其復用。因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兩躡。萃於一身。卽爛羊頭不異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彙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爲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字樣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沔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寶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聰。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裏骸出。若干弱質萎蕤。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慾。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爲元宗乎。大鍼自負爲君子。文聰自負爲詞臣。污行干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賸伍。不足論也。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遣去位。未開局。錢尙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富。覆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

原走。南明巽巳午火微。未申奠安連江南。黃花玉蕊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常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求樂六年二月。口口口。臣少師姚廣孝撰。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凌濛。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於鐵。二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凌濛。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鳥。無角者牛。並出地海。質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厥。出東之寶。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公雖不幸。勝於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李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僂人演韓世忠傳奇見兀朮。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七葉擒賊須擒王。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模模。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權。既登第。嬖妾王氏。篡封命。司邑丁庶子進。以故隙。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陳以生女。字王司馬業浩子貽斌。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為例。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實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為人所哂。上偶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先帝升遐曰崩。進自慚。漸隙。

東宮

潯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調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潯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東宮也。陰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徒闖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袴。內臣後掠死。上以舊時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

。遂下法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爲僞卽僞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東宮也。其兩足骨。每許必雙。不可僞云。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昂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末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僞。口口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燾門。燾欲諱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攝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屣。令中官辨之。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疑蘇氏。卽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帖。游留都。遇金壇于鑾。中前先生玉立子也。爲太監李承芳記室。鑾過元帖所。時東宮初至。元帖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輿善寺。承芳卽往謁。云真僞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東宮曰。旣來此。坐無碍。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隆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遣馬州未回也。故承芳謂。東宮甚真。承芳又罵馬士英。渠謂不義真僞。第筆死之耳。明日。元帖還訪鑾。盡變其說。云僞而非真。蓋怵於禍也。元帖還里。邑侯林望子埜來。訪問以前事。子埜曰甚真。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憤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濱杭州。推官葉諸說證之。則王之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王南下留都三日。卽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崇禎乙卯夏復舉東廠印署司禮監印九月望下刑部獄辛巳春釋戍外衛佐孝陵弘光初補司禮監位。豫王周下吳駿公曰。東宮詔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東宮從讀訖。講官頊水心。講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爲常。侍闈田口口。丘志忠。又數人俱鬚秀。丘讀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欲讀裕。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首甚易。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矣。殿下他日臨政。豈可仍此俗言乎。丘深然之。每講畢。東宮作字。或放或縱。甚有法。今日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司禮臣。辨視。疏其僞。

童氏

上始卽位。語輔臣以先後廢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 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宮中一席地。緣苦埋怨。清漏唧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衾襦之差哉。王之明聖論曰。枕席燕昵。指穆戍等。童氏聖論曰。潛夫同臥起。穢我絲綸。重辱國體。夫事論其真僞。僞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褻。此三家村訟師之所不爲。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邸報

弘光時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攝政王購得之。大不懌。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澗高傑。故羣盜。號翻山鶴。崇禎四年。爲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爲贖。傑伺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嬖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

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令人營。卽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碌備數而已。邢氏身爲孫氏治饜。及孫傳庭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自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附於鳳督馬士英。初報部衆三千人。及闕軍。殆萬人。傑嬖邢氏。貽金珠首飾二副。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帝得功。劉良佐。頗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擇。阮大鍼聞之喜。犒報者千金。兩人同事異情。時高祖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恤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而遺諭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爲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導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必邀閣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興師盪寇。傑雖跋扈。頗感動。故率衆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千人。排闥直入。皆衰絰哭泣聲。闖人挺之則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橫之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囚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際。值先帝蓬垢痛哭。至

高皇帝廟不納。又至 建文帝廟。叱詫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先帝極言高傑之惡。高皇帝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壘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卽魂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驚異。不知其自。閏六月羅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禪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抱戾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畫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沈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鹹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太監盧九德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尙書張捷左都御史李沾。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凶去耳。一兀復亂中原。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虜。二兇亂南國。三朝要點打東林。明日跡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御史來別。嘉善錢湯闕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

下。或給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喜甚。大言於直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口口口口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口口。宰青田。助勦饑盜。量移江甯。向營寓金陵。真田園。至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苛黷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遇。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糜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藐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藐山改南京右都御史。草疏劾文驄。遣堂吏椅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人相。以甥塔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值此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貽。惟日不足。嘗召客。惟尚梨園歌舞事。俄顧鄧人錢生曰。貴鄉金堂山。可開壑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塔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刀旆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日遯南遁。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上夜聞報卽出奔。迨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鞞。

路振飛

唐王肇錕先廢爲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候之。同知望高黠氣異。省問間。而妃內泣云。止十五百錢。奈何。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金其家。蓋承疇子口口在鄭芝龍。

所。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峻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忿薙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虞副將陳梧疏至。梧故嘗無賴。逃筴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禾人問梧。計安出。曰。惟爾等所爲。薦紳成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太宰石麒曰。此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堵檢討象美家。象美卽身任。象美嘗赴。潞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曰日閩人劉履。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胥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言云。去與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緝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奏。徽人汪日升。以義兵來北門。象美迎閱。或言其遁。立破殺。投北麗橋上。象美先時勒淘。人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乘間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毓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毓新卽遁。尋爲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景甄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輓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日。王。當。游。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尙。書。大。興。合。兵。尙。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甯。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榮。浙。東。響應。進。魯。王。於。台。州。西。興。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元。振。也。號。上。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先。距。營。二。里。爲。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際。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等。可。免。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爲。然。元。科。亦。安。國。兄。子。戎。旗。營。

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
 汭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
 晡。敗走。國安數失利。敵覬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既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
 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炮。風火迴激。橋山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
 斬數人。兵壘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遽發炮。牆傾。大呼馳入。我
 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朮獨木櫻。豬嘴多羅黑耳根。色羅貝魯。索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
 初步騎各三萬。至是騎尙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討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
 弓矢。投刃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索羅見國安案命痘發背卒於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爲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逆。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暨 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
 。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在位。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旣屬陵夷。輿圖悉爲
 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邇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怒
 乏甲楯之飲飛。樓櫓干城。實鮮整弧之超距。卽於次日。 聖帝登遐。 俎落弗候乎考終。 寔爲匪安於正
 寢。同焉而殉難者。外面輔揆勤戚。內而國母妃嬪。紛薰六宮。盡洒鷓鴣之血。春花萬樹。掛拴戎馬之
 鞭。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有冠履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
 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答君。自我黔黎。直闢九門而緝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
 老病疴羸。一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颯颯窮冬索莫。旣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旒。
 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風數而數屬天。或其法誤人而人誤國。當其寇荆襄而不問。實資彼以

餓糧。入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援溺無庸手也。脫進便宜之策。遜狄去邠。尚可爰及姜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之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吏。敢效董氏之屢書。但得位木主以親天顏。惟有鹹金鏡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伐鼓孝鐘。宣八音之遏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批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暎遠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苟知三戶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特爲天墮。後爲後我。迎之以箠食壺漿。後來其蘇。援之以髮膚身體。烟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邊馬。何暇出舊游之糜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頭。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月鏢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棄。是乃外蛇鬪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爲國謀。是宜臥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直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近於竊鐵之可疑。殃及殞身。豈其飄瓦之不悛。某等伏願軍持一勺。滌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經稱九橫。書敍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囚。茲者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焉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善哭効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蝎。胡在在殃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奮螻蟻之臂。亦懵然處燕雀之室。遂致長呼絕脛。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惡能讀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燐。疇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遮之會。泉台迓不速之賓。大用金鏡。刮汝眼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附贅懸龐。寂滅反於真。今也釋精解縛。口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同業報中。更酬償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碍。統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正志撰。

江甯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甯謠書。於烏龍潭者。跡捕頗衆。

僞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於克振。司馬喻思恂。率奉之。僞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爲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僞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誤我事。土人益以爲真。高士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麤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徐煒。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爲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幄。揭所戴福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允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允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僞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僞者卽釋袂曰。進火酒二升。實調餉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槌。將幸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卽總督府也。因縛僞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十九日。薄莫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尙存。少無賴。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僞者伏法。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甯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甯寶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甯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寧府口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口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敢

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愛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

帝。全忠全孝。更無疑。

前口口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引去。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吏口口丘從周。罵賊而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甯祝萬齡。不污僞命。被殺於平陽。其子于宸。謫生也。殉之。

前操江右僉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口口都御史。郟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啓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口口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口口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啓乙丑進士。

以爲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被洪武門河下救出。明日削髮去。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皇帝雉經。泣下。明日題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董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切不以爲意。亡日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貢士陸明永。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嗣曾。

豫王人余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尚欲來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

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丐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兩。丙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予羞

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士人憐之。墓壁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時。

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汧。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媿負忠。南都既覆。猶

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子完。

淳風懸。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

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祭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隣。古道

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墓人。憶昔結褵日。正當撰甲時。門楣齊閨閣。花燭夾旌旗。問竊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寄內。門閨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鶴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爲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賢。寄淵隱。兄兼甥。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日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自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東半村先生叩閣應有路。兄弟竟齊遊。盱眙同時盡。寒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計。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年五十三。如臯許口口孟朴。自刺臂。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後被訐到官。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爲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宋氏。聞來逮。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後自盡。竟死。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詹錦玉。私諡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盛夏。蚊蚋不侵。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袁口口。以父口口。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聞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癸未進士授中書雲間李存義也。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晉。倡義。屢挫敵。二月二十日。成陷。力戰。罵敵死。吏卒多殉之。

休甯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別。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口口殯之。題赤壁金公楹。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口口口口貢士。戊子四月末。縛至杭州。縞衣。襟裾問題咏俱備。市人聚觀。求楮筆。或

與之。卽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荆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飄忽。云亡。歎賊奴。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薙髮。天朝人物。頓化大羊。博浪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人見開府蕭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忌。不赴爲憾。語同年包長明爾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啓辛酉經魁。以福甯學正。南平知縣。陞任薨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曰。曰副總兵口口翁之琪。隨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甯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養教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爲墟。雍雍文物。淪爲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澳忍惟怯。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書未畢。六月晦日。謂。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遙兮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州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虜渡錢塘。烈烈睢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方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錢石麒。號虞求。原名文治。禾郡諸生。萬歷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赴江楚。始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啓壬戌成進士。婦

顧氏沒。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禾郡倡義。尙事曰。事甚大。非草草者。僕憊不能任。請吏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眞實。殯以米。餉。袖有詩扇。首頌祖敬。殉其旁。先是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尙書徐有麒頓首。貝勒王麾下。麒本東海婢魚。藝園滯蟲。賴遇先朝。僭躋九品。敬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顛。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卽賜斧鉞。過採輿論。遣信使。懋賁琬琰。薦錦繡於朽株。披袞章於溷壤。可謂薪樵弘遠矣。顧有麒幼素尪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田之日。讒言骨銷。至今痿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尙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進觀摩。必藉老成領袖。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爲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爲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頭廉儒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儒儒老人。臥疴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鮪背之老。敦詩說禮。據梧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甯。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碌碌。願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樂爰居以錦鼓。強枋符以就道。則石麒麟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里之殘才。使命再至。卽當案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縊。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投水死。山陰諸生。王毓晉。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鱗張弧。腥膻變土盡皆污。敵愾惟願照魚目。召陵其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樞。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寇來責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羣謀。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歎。彼蒼浩浩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飄海沸騰。尋棺七日笑啣漿。形容鷓鴣髮且皇。爲此身殉實志亡。蕭蕭風木滋波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戎寇。留此髮膚報幽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讓讓。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聲椒荷。頻際淑慎無時訛。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痾。自稱未亡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癡魔。婿嫁兩孤髮未皤。忻然復命歸幽窩。哀哀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淚染沙沱。其四我牛我生草成空。恨不學劍變長弓。神州陸沈將安窮。徒懷報國愛冲冲。匪敢踞石效釣翁。非能被髮爲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每憶耿耿烈士風。汨羅江水爲清睡人在水中同天臥。子今赴海葬鯢鯨。西風渡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嘯。欣隨三閭隨波老。其九自序云。斷髮無父。易社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歲旅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虜。安能北面而臣。魯連仲義不帝秦。甯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做爲五。誠惡夫處士沾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爲君子應同恨。急著吾鞭訂水滸。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甯爲束髮鬼。不作剃頭人。臨山衛諸生高郎。孝廉高岱子也。誦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狀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都御史。白口陳潛夫。走小嶺。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先溺。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箕滸潛。

侯官林奎子棊。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鍵跡。不一至公府。已卯緡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祿。令長樂。慕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口口。葉向高。皆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困。寄於夏。夏欲贈之三百金。夏曰。子棊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藩亦計偕。若授館同赴。修具三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甯令。大得民和。勢家斂肅。乙酉。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口口口口。丙戌秋遁。家貧。仍館翁氏。戊子。義旅臨塗。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口口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忿懣卒。

孝廉口口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忿建泰失行。上攝政王書。歷敘建泰本末。削髮去。東莞蘇觀生。起薦辟。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自經。或言其富。偵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南海霍子衡。故尚書縉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沉水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遮山東叻寺。一作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口月口日。有二十二二人。皆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命米三斗作飯。豈一升作乳。倉卒具食。並恭謹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後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朱殷。多礮虱。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鳥雀無一失。鎧伏重鐵。度所佩荷。皆百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鐵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爲北人也。今安所往。彼淚隱隱承睫曰。吾糧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掇尊官。徐爲所欲爲。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卽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霄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民塞殆百餘所。稱義帥。能往觀之乎。曰嘗按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塞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由湖州之程者三。曰

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冒而出。每一人冒。夾二人力收之。日欲進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無恙。愾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爲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異哉。若而人。殆文爲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蔡忠。姑實其死事者。以俟倫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救之。僅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口口楊維垣。聞乘輿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邸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口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楸。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楸有頌。引二僕適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誠一見楊。寤德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藏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學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元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祕不一言。予私錄之。佚者半矣。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註脚。孟子又學庸之註脚也。學而時習之。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卽一天一地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僧家論果因。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威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聞所格何物。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淫欲云云。豈非色有其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口口口口慎獨便是思誠。惡惡臭。好好色。何曾思勉。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卽知也。明明德卽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卽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親愛畏敬。矜矜傲惰。賤惡。俱入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觀用上。觀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死不衰。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糧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尙且如此。况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爲德。關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

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爲。人不曾發念耳。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卽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知人無二。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智。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周聰明睿智兩章須合看。

聰明容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智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異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異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兼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者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卽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卽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已。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皆是。

唐虞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使苦。落在山溪使甘。落在江河使淡。落在海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爲真味。人惟善爲真性。苦可使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爲堯用。坤卦爲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卽君子行此四德。卽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是泰之始。用一小人。便是否之始。可不慎歟。幹母之蠱不可貞。□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使妙。

大畜。四爻自牝其邪。五爻自贖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爲生數。丁爲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爲陽木。乙爲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卽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卽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卽是數任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卽是考諸三王而不謬。著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鈞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者龜。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卽生死也。夢時卽游魂爲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以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物。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爲漢祖之功臣。王郎爲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爲我 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此非對君之禮。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

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略。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民盛

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

名諸侯之上。尙懼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

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視俯察是

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

蕭伯玉士璋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平生不喜譚宗。瞿曇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磨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真悟。當下應機。偶爲拈示。卽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作證。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謬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掃之說。夫子答說。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匏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爲鄰。讀書直爲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要諸生體認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歎曰。此盆景。若丐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若丐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卽吾人視以爲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居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殿聲。立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卽入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下而止。從縣令而始。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

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今人昧卻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視爲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險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途迷因逐物。今儉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生死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

。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寄託於烟霞丘壑友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驚。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詰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忘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受身。如來說爲可憐閻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在上感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頂背相望。雲鶴翔楨。率飲茲八水。桐鸞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瞻言練苦。新此祇壇。直俗回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度脫於百千萬劫。闍提憒是罪。波羅檀施爲先。經云愛欲爲因。愛命爲果。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卽是病。佛卽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爲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護善果。旣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貞。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韓退之力避浮圖。大都是罪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游戲之跡。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卽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爲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秒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爲一家可矣。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余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

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昏。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強勉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之之禮。太盡羹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饒。有醢。有饑。有饕。有修。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羊蓼撰膽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臠臠臠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醢。清醴醴醴也。管韓諸書。則豕臠魚膾。嚴脩脯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醢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楸菱棋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隙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臠。夏宜膾鮪。秋犢麋。冬鮮羽也。漱其精。棄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毳。烏臠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佑以瓜食雉羹。麥食肺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茗芥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殆若芥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箠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科牘

貢額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一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鄉闈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堂王誼。辛亥鄉榜。張唯王

輝李端張柳。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金華府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鑄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開榜。存疑可也。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徑照會試名次選授。方徵王寅方毅俱進士。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

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才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次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天姿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爲編修。吳文爲檢討。三甲楊靖爲庶吉士。蹇瑤爲中書舍人。或以練安黃子澄爲是科。恐未深攷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十人。貴州附湖廣。永樂九年辛卯雲南開科時貴州未附。宣德四年。己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普安劉瑄。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令貢士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湖南廣東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增三人。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二十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兩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

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三十人。雲南二十人。貴州十人。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增雲南二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曆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五人。

萬曆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增南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

五人。

天啓元年。辛酉。暫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西宗生一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遂生一人。不在正額。

崇禎下原缺四行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需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考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下原缺三行。

天啓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己卯鄉試。乙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輸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突。改八月。明年廷試。崇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庶吉士四選

永樂二年。二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王直。秦政學。徐安。吾紳。彭汝器。周忱。劉子欽。周文。李富。張徹。章朴。歐陽俊。盧翰。梁任。熊直。王道。曹景暉。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柴廣敬。張宗璉。田忠。曾興賢。洪鍾。洪順。余學夔。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壽。嚴光祖。塗順。段氏。李貞。江鉞。章徹。倪維哲。許瑤。陳敬宗。王仲壽。李迪。袁添祿。李時勉。楊燾。並習文湯流。王英。孫泰。余鼎。李永年。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書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徐敬。蕭寬。褚讓。獨狐樂善。陳士啓。陳綱。董鋪。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趙濟。劉剛。尤儀。劉澄。黃揚。俱改庶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魏騏。吳惇。漆霄。趙理。趙瑛。韓庸。史彬。徐觀。樊靜。曹彥昌。陳旭。田增。羅處富。邢旭。曾怒。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濟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陸。楊儀鳳。譚原性。爲庶吉士。

六月。命修書庶吉士獨狐樂善。陳士啓。蕭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孫子良。褚讓。吳惇。魏騏。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十四人取選。尙遠歸原籍。傳京詞林記

爭狀元遺戍

永樂四年。丙戌。莆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庶吉士陳實。自負其才。疏取狀元不公。上詔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何功。爲問。及記里鼓論。上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實對曰。聖人之育才。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通。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徒。故杏壇設科。時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救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門牆。列名姓於廊廟。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

顏閔冉耕雍子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卬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爲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尙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度。或學君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爲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哲哀良孺原亢籍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爲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孝弟以禮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非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渝。略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振罕父黑牢左之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執若公夏首狄黑奏商顏之僕燕傲秦非焉。仁孝修而貌如愚。癡鄙變而志仁道。執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遊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耳。至於句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問詩禮喜得三。公輿與陳子禽耳。至於顏噲廉潔。任不齊叔仲曾邾異。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噫。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爲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與夫斬將搴旗。攻城略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爲特異者。果爲誰哉。首建大策。以光武爲必不可爲。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爲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蔡邕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郗彤萬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揮劍抵掌。志驅伊吾之北者。臧公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善治鄣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糜鰓也。景丹傅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幃幄之謀。爲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

要皆從王事於有終者也。朱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效力於王國者。要皆爲社稷之翼衛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冉黨。夫三人者。將以爲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知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爲非。則並畫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賢者。慎毋以七十二賢爲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崇祀之列。觀雲臺者。慎毋以二十八將爲奇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策上。林環亦條答詳悉。竟以廷爭違旨。永成邊衛。實赴衛。亡何卒。二子繼沒。時勾補到衛輒死。累及旁支。嘉靖間始開免。福州府志

又實諸生時。上官謁文廟。屬實贊禮。值大雨。擬拜階上。實高唱曰。拜下。禮也。上官勉下拜。已升明倫堂。命講大誥以難之。實曰。此朝章。當立聽。上官竟不得坐。

庶吉士再選

永樂四年。三月癸丑。選進士爲庶吉士。江殷。胡啓先。孫迪。張叔豫。李岳潤。陳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曹闔。盧永。黃獻。及修書貢士朱紳。復選進士黃安。王資益。黃信功。黃所載。鄭回。趙圭。陳夢京。羅仲深。邵輝。吳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實。謝霖。楊復。王淪。樂時逢。劉本黎。爲庶吉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晒余彝。互傳代策。御史送禮部。請鞠治。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科。

習譯監生

永樂。口口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口口以奔競革。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尹昌。黃瓚。趙。陳容。傅綱。黃回祖。又乙榜貢士。龍文。章瑾。李滄。梁榮。黃平。陳詔。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柴回恩。張承翰。陳康。龔理。相左。黃輿。李奈。王佐。鄭觀。胡如陽。趙象。蔣榮祖。命改進士爲庶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尙書蹇義。楊士奇。楊榮。郭瑾。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程。賴世隆。吳節。李紹。萬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寶。鄭建。方熙。何宣。爲庶吉士。學士王直教習。己酉。諭行在吏部尙書郭瑾。選外官文學者。明日奉引六十八人。命楊士奇楊榮試之。口口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植。廖莊。宋琿。教諭黃純。徐維超。訓導裴升。改進士爲庶吉士。

庚辰齒錄

天順四年齒錄。閣臣許彬子起刻。兄越奎文閣典籍。進士仁和汪諧齒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焚闈

天順癸未。禮闈火。貢士焚死百口十口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倫。常熟徐侍郎格。俱若有人提出之者。餘杭葉御史稠。夢神告以衷緋而入。及濱危。吏卒謂排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榜眼。休寧程敏政。
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鈺。

庶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庶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授編修。吳希賢授檢討。劉淳改中書舍人。張敷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乙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黜。故事禁入試。請寬明年特許一科。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弛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庶吉士。併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並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先後鼎甲不課。萬歷壬辰後。選館概課。鼎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皋謨第一。沁水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歷階而升。請與皋謨角。主司慰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以酖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棄官後。服除。起甯羗州守。不赴。已謁選。騎出歸德。舞雙刀。陷淖中。伏刃死。年三十三。亡子。倫醉卽矢口成詞。邑妓孔留性敏記。立被之絃索。隻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樓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齒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秋。探花莆田戴大賓。寅仲。原聘高氏。太監劉瑾。強以兄女字之。齒錄刊聘高氏劉氏。大賓奔母喪。道卒。劉氏嫁關中士人。坐瑾黨削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明朝先以監司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時不用瞻天仰聖。見董穀碧里雜存。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三經。各不相涉。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羅□□刑部主事。屠應竣鄉試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羅縉撰。略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隸也。聖主求才。爲

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聖天子不用爲私用。我百執事。其收曰士。絲我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下衛民生。上衛社稷。圖報聖天子爲帝臣公臣。毋德舉主。偏曲阿比。以獲戾。社稷。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慎諸。

正德甲戌科。霍縉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萬歷乙未科。吏科都給事中。□□楊東明。分考。不受門生。

三甲進士刊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樸第三甲出身。上善其策。命鐫於一甲後。

附學生

甯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郡百人。宣城八十人。南陵涇太平各七十人。甯國三十人。旌德四十人。又泗州志。嘉靖初。侯定訓著。盱眙附學生僅三十人。乃募子弟可百人。教之。明年夏補諸生三十五人。餘督教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寥寥也。

鼎甲並相

嘉靖壬戌科。一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

萬歷丁未科。一甲黃士俊。張瑞岡。施鳳來。

丙辰科。一甲錢士升。林鈺。賀逢聖。以上俱入相。壬戌固極盛。而丁未諸公。頗有遺議。士升。丁酉歲選太學。文不售。考選例。當縣丞而止。乙卯舉北雍。聯捷躋於政府。

羅萬化

廷試策。進呈必書法潔整。隆慶戊辰科。閣臣進呈。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手得羅萬化真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又莘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困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執友江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助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書。欲知座主山爲壽。先看門生雪滿頭。萬曆乙丑科。睢州董又莘。時年七十。歷南京大理寺卿。年殆九十。視履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三年。丁丑。進士睢州劉淮。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尋得。楊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字。遂不取。

冒籍

令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嘗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多就開封府寄應。徐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使各路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辨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卽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曾元。申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李君居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

甲乙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懋。人試避讀卷。則文肅所著。殆未之考者。九我賜第後。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兌後。非豫兆耶。自是懽洽無間。

省試專遣

萬歷乙酉。始遣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敦職。由監試御史所聘。藩司提調。臬司監臨。彌封磨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識拔。簾內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遣。內廉始肅。又口口口巡按御史邵梅墩。口口監試江西。令內外簾。並用硃卷。

楚試不用詞林

萬歷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口口口口口吏部左給事中葉繼美。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程策相同

萬歷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邸乃霍文炳故居。寄金若干坎之。爲巡城御史祝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貽南京河南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給事中劉道亨糾之。南京主考左庶子朱國祚。右中允葉向高。河南主考尙寶司卿蔣春芳。戶部主事李長庚。

割卷倖售

萬歷內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鏡。舉順天第四人。本僇游選貢馬顯忠卷。割牘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部謂無例。且末策。非其策而止。

韓敬

歸安韓敬。嘗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曆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敬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衆。敬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暹

庚戌分考論德趙師聖。得曾稽劉暹卷。薦第一。主司嫌首義過奇。抑置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暹終不第。言及輒墮涕。

萬曆癸卯。江浦趙懷敬。丙午長洲陳元素。俱擬鄉解不果。

鄉榜填改

萬曆壬子科。四川第六名。王應熊。誤填周繼昌。放榜後。白口推官楊一鵬檢舉。御史彭端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走詠京不許。主試兵部員外郎張應徵。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八月。南地久考。當途知縣德清章嘉植填榜。四十九名詩經荒字十號。白口誤填春秋荒字十號。曾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尹張楨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正除名。嘉植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曆乙卯。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鶴鳴代監試。

會元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倩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日。一蒼頭喜甚。卽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魁。同邑親榜者。卽拉問。爾一家安得兩捷乎。卽詰責被掠。微吐其情。亡何事敗。並革。第六名趙鳴陽。長安以骰子戲曰。斷么絕六。

廷試策失塗註

萬歷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誤筆。以塗註不便進呈例任之。果第一。其後論者。謂醜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讀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許之也。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陽誤易易。榜眼吳偉業策。唐之曠騎。曠誤曠。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啓對策。亦誤筆。同年包爾庚戲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啓壬戌科。閣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闈。上點宗彥。忽及朱國祚。非推也。顧以是不懌。疑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諡文懿。朱公子爭之。得諡文恪。

管紹甯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上閱卷不懌。遞拔其次。抽餘卷。得管紹甯。策內誠字欠一ノ。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上遂加一ノ。眞第三。紹甯因號誠齋。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官輿陳于泰。爲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元策另封。有二錦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矣。閣擬于泰。偉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

興縣人。不覺汗流浹背。幸 上不問。偉業謁周。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狀元。天下其謂我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吾弟首臚。雖辨之誰爲明我者。先是周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廟。陳氏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偕誕。亦不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 上硃筆。蓋鼎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首擬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上不憚。嘉善錢相國搜卷。得杞縣劉理順。條封詳瞻。但多訛字。上手訂焉。拔第一。

廢卷騰聲

崇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明興聞廢卷籠中有聲。卽檢閱。仍不錄。其聲加沸。再檢再廢。籠聲如初。忽卷躍籠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世泰也。見世泰問其何總。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庚。問之。曰向不二色。

程策之誤

崇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箭俺答之。內有鄧茂七劉六劉七之寇。夫火箭在成化時。鄧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德中。誤甚。

丁丑鼎甲

崇禎丁丑。廷試。閣擬海甯陳之遴。無錫高世泰。廣昌劉大年。前列。常熟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選卷。上不出一語。讀大年卷。色忤。讀同升卷云。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負陛下耳。士春之。拔第一。次之遴。士春。二甲首世泰。

馮士驊

吳縣馮士驊。善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或勸之應北闕。果豫荐。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第第矣。叩之曰。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果成進士。

萬年歷

崇禎庚辰科。上嘗閱萬年歷。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淳風注。每朝各四句。本朝末句曰口口口口魏蘇困。注。氏蘇其困也。廷試後。召對諸貢士。通州魏藻德及奏稱旨。按第一。尋起拜相。藻德初名。嘗有鬼曰呼之曰藻德因改名。

南闕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宦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颺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颺。被召對。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妾

洪武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己丑科。榜眼定遠苗衷。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閩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甯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榜眼長洲陳鑑。年三十四。平越黃紱。懷安謝瑒。博野劉吉。襄陵邢讓。俱年異。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探。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甯許元奎。年三十。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年十九。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丹徒唐鵬。信陽戴冠。弘農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華亭徐階。年二十一。涇陽秦世顯。錢塘孫繼魯。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荆門羅博。晉江蔡克廉。梁懷仁。歙縣程尚甯。鄞縣陳東。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騰蛟。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拯。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豐城杜拯。濟南張潛。餘干。

李春芳

嘉靖癸未科。曲周楊一鶚。峨眉苟延庚。龍游陸瓚。

隆慶辛未科。慈谿孫成名。錢若糜。高平劉虞變。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熹。番禺謝興忠。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欲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案。

萬曆乙未科。羅山劉尚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荆養喬。

萬曆戊戌科。成安王家瑞。晉江林喬相。進士歸娶。容攷某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史起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待問。

萬曆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萬曆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延儒。

萬曆丙辰科。德清蔡奕琛。

萬曆己未科。武昌彭祖壽。

崇禎戊辰科。宛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 縉。年十七 淳安商 輅。年二十

吳縣劉 昌。年十六 長甯周洪謨。年二十六

全州蔣 冕。年十五 廣陽李夢陽。年十八

南海馬 拯。年十七 銅陵余毅中。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年十七 浙川全 燧。年十九

宗室進士

宗室鄉舉始大啓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啓壬戌科。朱慎益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飾。列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人。給假三年。奏復館員。

歷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銓。初名寶符侯輔國中尉

華陽朱奉鈞。初名鈞皆庶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奉鈞侯奉國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輔國中尉

澤州朱充驟。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瑩。

癸未科南昌朱議汴。原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鑑。

稷山朱鼎宴。

陽城朱廷培。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歷丁未科。進士江甯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春葉景壽。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正統辛未科兩楊瑄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成化壬辰科兩洪漢。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瓊。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魯鐸。

正德辛未科兩王璽。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三張淮。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嘉靖戊戌科兩章煥。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歷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歷甲辰科兩張銓。一大名人。永樂口口司參政。一沁水人。以御史殉遼。俱乙亥正口月二十八日生。

科第子女皆同。一奇也。參政前守兗州。有登岱詩。後姜士望使君口重沁水。勸詩於石不知其誤。上屢
缺一行

崇禎丁丑科兩陸自巖。

崇禎癸未科兩王曰命。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附鄉舉

松陽王景科進士。口口程宗。官翰林編修。口口成縉官口口口口口口俱闕為 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口口黃謙。官工部主事。削籍。善醫。後為太醫院判。

成化辛丑科。進士江甯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使。歷中都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冒籍定州。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坐免謫麻。

哈州土同知

天啓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改口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

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解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四川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璉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成化口口口口貢士王宣。襲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己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一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其嘗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選歷科程墨。始萬歷庚辰。錢塘錢穀。穀號豐寰。膺貢。官曲靖知府。□會試房刻。始萬歷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訖。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堂上南向。京兆北向。席特盛。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邀京兆讌之。榜眼探花不預。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筆折卷在中極殿左。

庶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輦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也。萬歷初。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後各省錄序俱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瀾。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調荊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又分考應天。凡六預鄉試。

三氏學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卽孔氏裔爲之。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學。

學宮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陋卷志

廣文變例

天啓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曰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曰梧謂初受秩吏部。給據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被劾去。

崇禎癸未。八月。許應天府教授晉江何九雲會試。俄登第。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尙觀法。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潘生館尙氏。冒姓尙觀升。補諸生。是年同僑。主考黃道周。嫌其昆李。以觀升改觀法。觀升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書山中。見人展一牘。云天榜也。問以己名。曰爾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楮幣虔謝。果秋捷。謂前事誕不足信。又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蒙譴矣。一鳴不聽。禮闈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遂悒悒不自得以死。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雒州劇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則不相貴盛。而塞舉貢之路。嘗見鄒孚如著議。以爲甲乙不甚相遠。請每鄉試計偕。卽奉廷對。問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其存者。卽盡以甲次授之官。庶幾用其盛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瘡明。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驕忘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深淺。才有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進。勉力而不能自己。前人立此。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學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上。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齊豈故爲懸繁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人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盛銳哉。今之諸生。卽秀士也。應舉者。卽選士也。舉於鄉者。卽俊士也。進士。卽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來自成周。定自 祖宗。惡能廢諸。蓋請以後會試。每房取正榜十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乙榜合之三百六十人。正榜。則上親試而分三甲。仍照選資。乙榜則請以六人任州。以二百人任縣。以百人爲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初除。凡揀選就教等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就試。乙榜有不願就者。銅之終身。此法比之孚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馮時可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宋潛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研冰擊。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屋室。立左右。俯身傾耳。或遇其叱詆。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僦。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

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儻若神人。而已緇袍敝衣處其間。無忤色云云。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周壽誼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六歲。賜宴及鈔幣。按壽誼生於宋而鄉賦於洪武青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人瑞卷。士大夫題咏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嗟乎。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覩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毘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則又不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僊居典史。嘗謂取民財。如取鷺鷥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滓。仙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口口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臣祖。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臣附餘板得活。備于登人鄒義。時年十四。養爲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進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諭毋忘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闊。訓子綱約輩。皆儒業。諱以沒後。當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眇汝。後魯卒。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煙焚其室。平樂府志。

遂宏言事

錢塘遂宏。弱冠時。以郡諸生言時政得失。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逆貢。終松江訓導。錢塘

縣志

周魯章蓑笠

新喻周魯章文瞻。洪武末。舉明經。召爲選部主事。不就。上賜蓑笠令歸。教民稼穡。因號明農隱逸。

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父爲人所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二年。家童阿小。年十五。禿髮。稍識書。籲天求白主冤。積糲作餌。攜之乞食至京。擊登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主母覺。特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待風雨。卽孝女不啻也。永樂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贖其婢。年至九十二。崇德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拱。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上閱其老。詔出宮人陳氏。偕內官陳福。哀享給事。明年致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第一緘。俟遷葬訖啓視。于冕得書。移葬如命。始啓緘。則述地師事也。不半載遷禍。今書稿藏於家。張九帖記

李秉蒙迎駕詩

土木之難。李襄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善迎駕。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上皇出紫臺。羣口潛跡歸朔漠。六龍回駕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曹縣志。

尹恂尹直兄

尹相國文和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草蕩大使。廣東迴岐巡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口死。夫尹氏歷城人。吏賤役。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蠶沒不求卹。先靈雖穹貴。于戚屬無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纔入科第。戚屬借粟監例貢。輒思丞倅京幕。羞以吏進。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禹功。而楊公之勒。一字無存。感更爲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萬歷乙亥僉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曰。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諱疾作。禱之始愈。海鹽縣志。

王恕

王端毅家宰曰。有御史李興。巡按關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詈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又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議輕薄。當斥。公奏興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權銜追記。端毅配蓋夫人。繼張氏文氏。並贈一品夫人。按成化四年。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云云。夫以端毅之賢。言動不苟。臺榭風聞。斷不足信。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口口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付兒曹休指望。好將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仙居縣志

楊守陳故宅

楊文毅故宅。在鄞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籍蓋七人。有野叟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土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叟固辭而去。

楊循吉論定

楊南峯先生。作子背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腕可斷。筆不可改。

包德懷嫁友子女

蘭溪通判鄭權。溫卿。記鄉先達包上郎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主事疾草。往訣。主事止一女。

以託。侍郎曰諾。既主事與妻相繼沒於京邸。侍郎抱歸其女。囑其妻育之如己女。後女長。擇婿祝氏。將嫁。侍郎居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簾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己處左。妻與女處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郎長號痛哭。然後行聘。遣嫁。奩具皆備。金華府志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守墩卒也。一日讀大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請教其子。對以往投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發。呂澤野舉。

周鑑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復。幸無恙。陞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鄉人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並有雅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輒咨此三人也。

陳恪冰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方伯家居。歲歉。餽粥不給。薦言謂冰清玉潔。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邵寶絕巫

無錫邵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讓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有龍骨出土中。誑言禍福。邵以惑衆毀其骨。督學江西。備試牘歸家。久而紙敝。穴地瘞之。

吳翰詞

周翰詞。字子修。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棗陽縣。清約節愛。不附權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嚴高勢張甚。御史報命。不勝賂。翰詞遂乞告。杜門結友。一性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以敝緇。今棗陽雲南皆有祠。

潘墳

淮安潘中丞墳。□□丁卯舉於鄉。郡守趙公俊書聯。取功名富貴。屬。墳舅氏少司寇虛齋葉贊。過而見之。歎曰。纔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墳聞教悚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貧甚。郡守憐之。令捧詔屬邑。例得津贍。信却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盡主其說。貢南雍。祭酒湛著本。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壬辰登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捧檄即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闢桃園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行明理通世務。在桃園十八年。年七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桃園十八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篇。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恃入者乎。

李東陽侑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邵太常國賢。崔郎中世與。何朗中子元。守。酒半。李曰。國賢吳人。振之楚人。聞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詩數一首。俾歌之。陽春堂集。

陳察御史騎驢

常熟陳察明遠。任御史。按蜀。乘驢。布按皆跨馬。減其驕從。按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或成化後事。浙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某呵之。問所起。對曰。即起於大人乘輿之年。

魏庠廳旁塚

崑山魏庠子秀。納貲任光祿寺典簿。其廳事旁有荒塚。邑令郭楠造而問故。對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予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骨於水火。故留存之。令歎曰。杜氏之葬在西階。古人之義也。不意今日復逢於君。咨嗟良久而別。歸有光集。

清吏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華陽縣。歷崇德。遷南評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遣孛歸。單車。攜二蒼頭之任。闢園植蔬。自奉儉約。禁絕官市。常俸貯之帑。間出以賑困乏。性嚴峻。蓄家人少恩。二蒼頭日啖脫粟數合。鶉衣拮据。憤恚不得逸。一日乘守約寢。刺殺之。僚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遂死。檢所遺。惟二敝篋。篋中書數束。敝裘數襲而已。衾褥帷幄。咸綴浣汗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賜封不受。竟明經沒。

杜了翁言行

廬山老儒。杜了翁。口口曰。道在論語。征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有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吾不願聞。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踞選司

熊鳳文。以口口推官行取。不踞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不能誦膝文選。令爲御史。肯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貢士。官大名通判。廉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天錫。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淳樸。業惟耕讀。確有古風。比年喪亂不古。俗信浮屠。誑惑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除喪。飯僧道。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減罪生天。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苦。是以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齋粳蔬果。經費之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蟲蠹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談經餽金。飾備備器。務爲繁勝。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癢。剪爪剃髮而灼刈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剉燒舂磨。將安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耳。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例視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滔滔奉信。風靡無已。桂等生長是邦。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之。相爲立禮社。名曰移風。嗚呼。風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爲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則澆必

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誼。毋懷彼此。毋問嫌隙。凡遇鄉鄰朋儕之喪。務以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文公禮制爲準。熄佛老。尙哀戚。貧者諭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黽勉戮力。人心欣動。衆知爲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正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耶。患難相助。疾病相扶。道義相尙。德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齊於古人。芳聲耀乎當時。而天下之風亦可移矣。夫子喆哉。

韓昌

韓昌。洪洞人。世醫。昌精其術。不計貲。施藥。先貧後富。嘗見御者臥道中。憐不。診其脉。傷寒。爲移烟室。藥之汗愈。乃行。資以粥米。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遇異人。授以祕術。遇疾不俟診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肅七歲誤吞鐵釘。昌曰。此兒不死。毋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爲貴子。後釘果從脅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尙書。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義。以南京督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稱。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菲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宦。何尙菲屋。曰。自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久外。未治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予師張先生尙樹。友人董某。姻家王某。並尙在。與割雞澆酒以熙餘生耳。
涇野集

景暘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暘。母陸大安人。晚暮。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於京師。復明。嘗庭萱條大如杯。初司

業涕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年不花。至是花結。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太宰。少貧無書。時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理天下在是矣。

鄭慶祛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北來。蔽天。上。丘陵墳衍麻沸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競蔽野。君簡勸敏吏民十數輩。部分之。令各詣蝗所打捕。張幟擬金。舉火開塹。又嚴為禁防。俾勿擾。蝗為衰。其冬下令國中曰。蝗善滋。土必遺種。茲不掘。害將何極。其發子。毋俾流毒。於我茲土。得亡算。明年蟻果生。息至蕃。徧野。復令毆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庶人在官者。悉罷遣如初。僅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蝗。斗者。官與穀五升。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蝗數百石。蝗倍屢。種幾殄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徵怨。而潛膏隱澤。其被與要自遠矣。滁州志談選曰。崇禎辛未嘉興亦募民捕蝗與穀竟升合不給

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廩生周宦。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即與錢百文。人爭捕之。不旬日。以錢百千。置蝗千石。邑境蝗不為災。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歷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為腐。甘美非常。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聯姻富室。不接衽山人。便是端莊之士。馮元成贊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旦夕金紫矣。思承曰。心苟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唐樞

歸安唐樞一卷。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謂曰何謂也。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於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何人侮之也。何曾是我犯。我輩未須學不較。須先學他犯字。李梁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荆川先生論易。爻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中玄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目矚得之。並歷侍郎。其一中承。沈繼山先生說

張尙書學顏。僉事。皆資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錢御冷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讎。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專注譴之。答曰。君臣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非同戲謔。山陰吳允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諮訪。呼爲吳學究。蓋水滸傳中智多星也。俺答孽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允曰。可受之。有喻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頭。須大釜大鍋。文襄遂意決。後文襄罷。江陵盡斥其黨。獨允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允。江陵曰。吾固悉之。但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速把亥擾薊鎮。江陵語家宰。爲我致吳環洲。能出鎮乎。允聞之曰。某待劾塞上久。犬馬猶暫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得報。曰。否否。此原環洲意。可再買之。家宰告允。允謝曰。往疏雖及此。第薊鎮賊繼光。遼鎮李成梁。兩大帥。未易節制。須尙書銜。江陵曰。不可。第往。勿憂不尙書也。允出鎮薊遼。事定。果進尙書。終江陵。允無纖芥之嫌。錢御冷相國說。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首肯。選司却席。請問曰。其泌水劉東星乎。東星在浙。藻鑒得名。歷總河工部尙書。張龜山先生說。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青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傲東坡解帶事。奉世廟所賜蟒衣一襲。付雷聞質。留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縮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歷丁酉。大宗伯陸牛。泉樹聲年八十有九。出衲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嘉靖丙午李文定春芳。將入秋闈。宿句容寺題壁。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留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及人相歸。解玉帶留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袁洪愈貧宦

長洲袁安節。清介絕俗。雖善噉。貧不屬屨。每市蜆佐酒。可免斗許。門生嘗餉十金。輒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交。其貧多繇此。訪王元美。留竟夕。俄接家報。中歎。元美問之。方負進二十金。見道。卽代償之。以盡其懽。後解南太宰。薦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金用得着。喻叔嚴

余有丁家祭

鄧縣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穉時。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歷蘇州通判。生文敏。既貴。常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節。節父鏜。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因義起也。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修分闈。拔有光第二。

沈思孝在戍

萬歷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屯衛。游某山。剝蘚見石。刻翠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傳。鐫宋某年月日。因世今日。正三百年也。巡臺徐時可欲辱之。示期閱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踞罵於演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堯誨。徵高州同知劉石。令以戍見。純父應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啜茗。失甌碎地。責中軍曰。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遣幣起居。且致賀。必求而。純父行迫不往。遣蒼頭報謝。賜茶中堂。語次泣下。姚叔祥說

戚繼光

戚少保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有祠。總兵尤繼先。之任不拜祠。口口除夕公廩災。獨題梁及銀牌存。牌重五兩。順梁年月。少保所記也。繼先歎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皋

鄒南皋元標。居鄉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一事。

申時行李廷機薄殯

吳縣申文定相國。捐館。屬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殯並非川木。勿貽我媿。

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織。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生清節。囑身後棺。止直六兩。不敢背其治命。

李廷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騰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爲政。彼但索已囊。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贓。

趙大華

萊陽趙大華。任鄒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勸諭。夜行潛聽有紡績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永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有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入敬。沒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

悔。而後人悔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篋。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爾反。而稱外悔。非矣。

張臣感慟

麻城梅衡湘中丞國植。筮仕固安。總兵張臣過邑。彼宿將。遂虜棒槌崖。燬數千人。時繩其冒功。公獨加敬。張驚問。答曰。棒槌崖之捷。從來未有。我敬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某雖卽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貲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郎後益貧。授徒里中自給。室不能牖。垣輪通照。晨具雜陳。了無官緒。張鏡山先生說

唐文獻

上海唐柳所先生。署翰林院篆。沈四明當國。移檄求印。輒稽之。雖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留。並未嘗請命。錢御冷相國說。

唐諡之恪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滄孝紋

淳安諸生陳滄。父性嚴。事之甚謹。廬墓三載。奉庶母如嫡。撫庶弟狐姪。晚歲。手紋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紋堂。

顧憲成寡欲

無錫顧溼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崇於狐。聞鼓聲堂上曰。尙書正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峴太宰。留意品鑒。典銓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爽。

彭應參

萬歷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尙書份。吳江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綱。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詹景鳳

詹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凡部曹謁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郎至儀門外。延於別館。詹謁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拱立。直馳中道。抵門。踰閭而言曰。敝曹統領縉紳。闢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徇海公事。詹切責之。

許弘綱賁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召責其子私權。杖之。

葉向高講學

葉臺山相國。見鄒南臯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予只講閻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誤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閻羅王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爲。鄒笑而是之。李九我相國。晚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面嚴冷。人不敢強。子面善。無以對其求也。力不能兼。可廢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善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翰林。須記三事。不擬試目。不受門生。不出游。庶保名節。

竇子偁

竇子偁可揚。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遷右轄。以御史沁水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廉如水。竇自是議結。解官去。不復出。子偁。萬曆壬辰進士。

徐光啓

華亭徐文定。初。右春坊右贊善。兼。口。口。道監察御史。屢。出。倉卒特授。廉從不備。自募人肩輿。

楊瀚

陽城楊瀚。神觀頎偉。萬曆。口。口。舉於鄉。宰甯遠。爲盜藪。治尙嚴細。道不拾遺。調良鄉。赤縣衝瘠。其治如甯遠。而稍馴之。民犯博者。褫其衣。給驛卒。自題門帖曰。門如市。心如水。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爲。奏最。限乙榜。量移南京大理評事。在時爲右遷。尋致仕。素善酒。嘗飲邑令文運。張連浮大白。歎曰。令君可人。

馮氏義僕

華亭馮御史思。次子曰可。家幹馮良。託以筭鑰。口可沒。子大夏。蕩廢。棄其家。依妾金陵。十餘年不歸。良每歲收田租易金。卽篋藏之。不私一錢。良久。覓主歸。以所積萬金還之。大夏遂爲富人。後大夏沒。諸藏金。爲他房瓜分。良又不取一錢。人稱其厚。良子三。皆諸生。孫明玠。天啓壬戌進士。歷御史。良原趙氏。

葛寅亮督學

錢塘葛岷瞻。大理。前督學湖廣。每行部。謁孔廟。輒命諸生講書。次第數十人。默定優劣。有講回之爲人也節。聖人撒手是道。賢人尙差一地位。故拳拳服膺。萬大賞之。

丁賓老不忘孔林

嘉善丁清惠尙書。年八十八。崇禎庚午三月。特北謁孔林。償宿志。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是老秀才。近來庶幾葉臺山。無關老氣。

朱氏世改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改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尙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宰永光畢司徒三才李宗伯勝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

二老。俱萬歷壬辰榜。崇禎初起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爲異人。夏給事子暘。使疏球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寒菴相國。先號御冷曰。士大夫鄉居。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欲作好事。便聞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弊耶。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拂己之性。經正則庶民與。史則則名臣出。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菴官兵部。口口口口口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勢以金帛。反卒。或欲收其客爲列校。客曰。我等激於義。爲陳君效死。豈肯仰文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餘姚陸參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閱軍。令七校各魚貫進。身坐貢院門。禁闌入。初。軍多更番遞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百人。閱試止五人。立斬拱北。先後汰萬人。

張燁芳

山陰張燁芳曰。人而無友。不如無仇。仇亦足法人眉宇間。竄惰氣。按燁芳居鄉。陳都諫爾翼都諫焰熾。

時。大不能堪。俄都諫以黨敗。樵芳成進士。嘗演魏忠賢諸劇。陳隔聽亦不能堪。樵芳官給事中。被譴。壬午補翰林待詔。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冠徑尺。令諸人戴之。俱不合。獨宜於張。被殺。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插在人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留在家堂看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理義。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八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本之計。安穩著數無如此者。詩酒聲技。非今日事。

柯起鳳不負丞

休甯縣丞柯起鳳。四川口口人。以廩生膺薦。不卑其職。才守自勵。遇事敢斷。凜若神明。臺司委決無虛日。聲出令長上。爲各司理所嫉。搆之去。郡人祖送傾市。竟任不私一錢。吏部尙書鄭三俊。嘗追訟其事。

王朝堂死孝

流寇陷太康。諸生王朝堂。以父中丞口口樞見斫。拊棺拒罵被殺。棺得全。

藝寶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閭民瘼之何如。却言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爲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櫺。以青山爲屏障。此雖無益。文尙有理。其云白雲爲籓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曰。讀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間。沿誕誕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署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僞者。真東家丘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僞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懋哉。始皇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吳。美冠顯黃。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

掩藹餘輝。蜚聲萬穰。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海鹽縣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僞書

毛漸僞三墳。張昇僞元命苞。孫定僞關尹子。阮逸僞元經。宋咸僞孔叢子。徐靈府僞文子。戴師愈僞麻衣子。袁康僞吳越春秋。

明崑山王逢年。僞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舜。僞於陵子。

嵇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楛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城賦

王子敬小楷洛城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卿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寇金陵。張藐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歷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無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蔭輩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我使民爲農。民曰是食吾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曰是域吾之道也。雖勞而不怨。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爲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其養勞費。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泊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象三三寶。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浚智井。得鐵函。重槓。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函也。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于世。入明劉伯溫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劉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丙戌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供。見卽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荳芽菜賦

蒙城陳暹。薦賢良方正。考選試荳芽菜賦。暹第一。拜浙江道御史。終日。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七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翌日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俛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騷人作俑。庖人之初。曰哉曰嚮。曰豢曰芻。八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唇豹胎之鼎。熊掌駝峯之廚。趙普掣嫩之炙。何曾鵝掌之殊。黨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脾鯖餘。所吳中之膾。釣松江之鱸。駕讓施參。雪蛆侑俎。蘇蒲羞蟹。口醬。潔臚。至若橙黃而螃蟹實。荻綠而河豚來。黃雀入幕之子。烏鷄啄粟之雛。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漫酌。豔曲伊唔。調嚼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腥之爲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探蕨。南山探薇。社萱堂北。稽片澗湄。烹綠葵之嫩葉。饌白薤之芳畦。補羸繁。移繁蕪。麻菇縷分於淮術。波稜寸斷於蹲跂。醃糟子姜之掌。沫醢新笋之絲。極魚孕子。苦脯乳鬚。輪菌九沸。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鑠。冰壺先生之蠶。至若錢塘之菱芡。高山之紫芝。大宛之首蓂。一蜀之鷄枏。揀擇加精。調膈得宜。香聞爽臆。味適開眉。常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佳品。喜溢厥頤。顧翳桑之徒餓。笑首陽之空饑。視彼蔓菁何物。羅蔔奚爲。客曰。子若徒知異之。

爲美。而不知近之爲奇。主人瞠焉語塞。拱手噤噤。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長。珠蕤雙結。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數演而不斂。雖以赫乎柱史之嚴。每嘗寘之於齒牙。慕矣憲臺之邃。亦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蒼米之糜食。至於滌清腸。漱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蓰而翅萬億也與。主人聞而歎曰。得非市之所鬻荳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矣。毋語近而遺遠。壓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爲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爲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爲心累。脫若致之弗克。則役之於心。役之於心。則爲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羅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卽揖謝。于于而退。

周敍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敍。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之。功敍。曾大父以立。元鰲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敍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莆陽掬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論議間有不合。自謂莆陽掬史。

張元楨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楨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弼。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解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令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清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殊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昔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絲於正也。或曰李村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韻下韻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當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清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清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像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踈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游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果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每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疑知。人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甚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辟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參綸閣。豈躍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詩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爲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韓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贄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爲相。巨僚多被放逐。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羸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顯于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藏省

載思。當狗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柳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豈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爲瀚洗。爲鋒牙。爲剜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灾也。太羹之味。豈羣口所還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尙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爲得其弊。萬歷中。晉江李贄所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誣。末年吳興凌氏閔氏。專刻硃批。時雖祇貴。灾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卽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悞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

道論。不當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哀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間有微文。未加點璧。近常熟錢牧齋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輪攻矣。雖非定論。錄竣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儻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爲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人歷以迄成化。下上千載無子焉。嗚呼。何其詩也。夷考其實。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派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與會。杼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牽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絡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始衰。粗才笨伯。應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譌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僞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爲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勦復古之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羨陂倒前徒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袒。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玄黃少息矣。子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世運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日卽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颺流。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畫宋元爲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

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爲大言無當。矯評輕毀。箴爲膏肓。允爲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證語。弘正以後。譌謬之學。流爲種子。後生面目。備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爲之贊同也。

江河伏流

泰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榭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潯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曰。小王子口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遠憤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漁詞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甯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襪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權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雲樓集。偶友人盧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于鱗著。亟讀之。則常州□□人。官太僕。□□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誤。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禦史。江寧余光。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聶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上臨觀。而選壯士。衷甲。伏屏帷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宜誤。或梓人之訛。

修志

林經。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甚哉其妄也。又福清林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藝文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揚子雲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一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爲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端也。

王慎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纘父也。志述纘之言。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培於陳。城居也。遂居於陳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爲之子。纘李而妣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爲李角山翁。而不知爲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而穉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纘亦不能知。而纘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惑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乎云云。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爲後也。在禮記之矣。李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甸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善。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祕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啓視禿管數十枝。手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汪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肇鶻於民家屏障上斗麥易之。噫。文人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肇鶻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觥。誦以記否爲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閱史記

殷正甫士儻有李于鱗所閱史記。於秦始皇本紀。止圈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騏於貨郎擔中。重價得之。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熟錢牧齋。乞於吏部者。祕不示人。

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白許渾諸君子。筆凋墨替無論矣。有箕裘若吏

部。而遺簡灰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口口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晷。有羅氏嚮它。轉展數姓。至武氏。淘井得鬮體四具。加釘焉。呈於縣。公彷彿夢人以羅擔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本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醜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減虛放。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文熙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爲季漢書。予蜀正統。魏吳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冉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尙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天綰。萬歷口口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戒以春雪詩。勿用六出。知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蘭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雋

濮州李尙寶先芳。選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獻之詩。附以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晉也。原晉之始。以北先也。按李尙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于鱗游。改嚮移好。故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選多靡豔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澤山。厭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旬旬不能入。名曰狗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強居仁集李伯承。遲山人濮上。館清平閣。日啖狗肺。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殷勤。間與唱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廢工部六萬金有奇。李湘洲集

陳于陞修史

南充陳文憲相國時。修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滁陽三王傳。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憲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

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倖方伎四夷列傳。類二十六。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以爲意。非其始議也。

西冷社

萬歷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朋輩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爲地主。倡西冷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和李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閑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頭顛白。其奈巖花笑客何。其一。竹垣向裏闢新池。徑曲門迂去每遲。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月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日移。喚起巢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无咎各爭爲己句。餘杭徐茂吳桂白。句未佳。何爭爲。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均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巒遠水檻中收。萋萋日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烟樹尚含羅綺怨。風濤不散錦絃愁。漂零莫縱登臨目。門掩斜陽獨倚樓。其一。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

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江亭颺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珠簾。其二梅風杏雨柳烟開。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作賦。游人覽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誰言伯瑛更憐才。其三關市烟塵黯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龍河蜿蜒滄波上。雉堞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葦渡。南唐廢址水煙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遮莫還歌大小東。其四滕王閣百疊青山磴道盤。丹臺深鎖赤欄干。塔前柏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識。潮落空江鐵樹寒。其一九柏威蕤假翠苞。亭亭十里辨烟稍。雲深珠樹棲歸雀。月滿霜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衣集珮聲交。野人掃地齋心拜。芳渚青蘋藉白茅。其二玄功自昔滿鄉邦。飛劍雲中氣尚雙。三洞絳霞飄羽蓋。五溪瑤草暎芝幢。金丹鷄犬歸仙島。鐵鎖魚龍臥楚江。里社年年誇禱賽。九天時擁百靈降。其三白裕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鏡。乍瞻丹壑窺金穴。細讀玄文叩石函。天籟神臯開廣漠。樹盤仙嶠出巉巖。雲房玉磬松關月。未到蓬山已隔凡。其四萬壽宮

王穉登

萬曆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臥疾。吟迎春詩一首。卽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關係則不書。如緩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哉。噫。予居常所爲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爲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爲大家。其志銘等文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諛墓譏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言。荊州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誠有味乎其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當損無益。當慎無濫。當拂人之子孫。無違人之月旦。

周玄暉

崑山周復俊。子籲。南京太僕寺卿。嘗館於木人涇之旁。著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孫玄暉。萬曆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涇林續記。始舉筆。赤氈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宮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冤之。

陳植之

武陵布衣陳植之。口口雖業醫。苦吟好學。歛縣吳允德符。摘其佳句。如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遙村砧杵連。王門筭自好。客舍鏤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詩曰。昔賣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箆瓢在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啜菽代庶鱗。下有黃頭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鰥魚。牧犢好爲仇。苟非真有道。疇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時時卒舊業。隱若對前修。重逢德愈甚。每語無怨尤。依然曳決屣。強歌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沈思冀一抽。中之貧士咏。庶跡古人游。異時高士傳。真隱定見收。

中祕書

晉江謝肇浙。在杭爲水部日。福清葉相公直閣。求閱祕府書。潛隨入翻閱。僮抄劉後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字國子陸。好儲書。平湖沈幻真太史。懋孝。勸其披類書注中所引證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間。如日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及家艱。寄書京師。

勳戚家。半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壁之龍飛紀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爲宋齊丘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嘵跼。

厄書

藏書。佳事也。閩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爲火。義烏虞侍郎守愚。參政德輝。父子。樓藏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蘭谿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陸轡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甯祝侍郎以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駸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妬嫉矣。噫。縹帙緗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銅。設靈威丈人之祕牒。玄夷使者之珍符。貯嫻嫻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饜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錢宗伯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青層見。錯書有所疑悞。千里之外。托人研考。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燼。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焚惑掃之。隻字不留。亦一異也。

文瞽

正德中鄆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

萬曆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裙。卽揖讓進退。動作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字淡。五歲喪明。從師畫堂。識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書。好聽受。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摭該博。著編蓬姑篾等集。饒使楊鶴旌其廬曰。耳學淹通。捐俸刊其書。常過常熟錢謙益所。酒間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留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志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鍾惺譚元春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式爲忒。殲爲極之類。皆伏晁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克厥緒云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八公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使榆關。語之曰。彼處馬苴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爲然。至則果如其言。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爲門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

貢士程奎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卽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次明少年。年少如春草。草榮一霎然。口券大武藏州。四圍無山島。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山城者。日本也。好事有譯其曲者。見鄭以偉翁奏稿。

永和宮詞 吳梅村作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人。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鬋固無雙。蹴鞠彈棊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昔王霄旰無懼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宴眠。陳娥衛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娥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讜。房帷久絕珍奇奉。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烟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妬溫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慳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賈佩蘭。注還偶失兩宮權。雖云樊嬖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綠綈小字書成印。瓊齒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妓。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談豪奪瀟湘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詩人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伴不應。主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君王舉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宮。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凋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損坐匡床。慵髻啼眉掩洞房。萱萼湯溫冰簟冷。荔枝漿熟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徘徊自絕君王

隙。苦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啓使房。雍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誄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嘆嗟。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蒼黃。還向官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尙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壘。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思陵長公主挽詩

貴主徽音美。前朝簡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誄著興亡。託體皇枝貴。承休聖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矜莊。上苑穠桃李。瑤池小鳳凰。鸞章青綉履。魚笏紫纏囊。沉燎薰嫗細。流蘇寶蓋香。禋期陪祓水。蘭酌助條桑。綠綬芃蘭佩。紅螭薤葉璋。錫封霑大國。喚仗及迴廊。受冊威儀定。傳烽羽檄忙。司輿停難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文葆憐還戲。勝衣泣未遑。從容容傳母。倥急殉貂璫。傳箭聞嚴鼓。投籤見拊床。內中縫賜甲。中旨票支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羌。當無一矢救。足慰兩宮望。盜賊狐篝火。關山蟻潰防。道遙師逗遛。奔突寇披猖。牙蠡吹骨折。梯衝舞莫當。妖氛纏象闕。殺氣滿陳倉。天道真蒙昧。君心顧慷慨。詞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紱。家丞具麻裝。勅須離禁闕。手爲換衣裳。社稷仇宜報。君親過勿忘。遇人當退讓。慎已舊行藏。國母磨笄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日見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闔。中脰就干將。噴血形闔地。橫尸紫纓汪。絕吭甦又咽。瞑睫倦微揚。裘襖移私第。靈胸進勺漿。誓肌封斷骨。茹戚吮殘創。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賊遁仍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祭面慟。四海過音喪。故國新原廟。羣臣舊奉常。賙圭陳厭翟。趙淩載輜輶。隆備賢妃塚。山疑望子岡。銜哀生父老。主祭失元良。訣絕均坏土。飄零各異方。

衣冠竊博雅。鳳雨鶴鶴石。浩劫歸空塚。浮生寄渺茫。玉真圖下髮。甲伯勸承筐。沉水餘堯安。營丘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舅卽蒸嘗。湯沐鄉亭秩。家門殿省郎。淒涼脂粉禮。零落綺羅箱。宅枕平津巷。街通少府牆。畫閣借妯娌。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問柏梁。豫游推插柳。勝跡是梳裝。萼萼鴛鴦扇。茱萸鸚鵡觴。大庖南膳廠。奇卉北花房。煖閣蒹蘆錦。溫泉豈蔥湯。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土。榛蕪拱白楊。糜游鳩鵲觀。苔沒鬪鷄坊。荀灌心惆悵。秦休志激昂。崩城身竟隕。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奚憾。天乎數不臧。累歎床簧語。卽寔寢園傍。半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傷。夙昔銅駝泣。諸陵石馬荒。三年修苻藻。一飯奠嵩邱。寒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田延黍稼。隴笛臥牛羊。朽壤穿螻蟻。馬沙起鴟鴞。病榻眠廢社。衰草折寒塘。列利皇姑寺。默經內道場。侍鬘稱練口。小像刻沉香。玉座懸珠帳。金支渡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媪伴帷堂。露溼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長隱隱。鈴鉞夜鏘鏘。控鶴攀龍馭。騁麟謁帝闕。靈妃歌縹緲。神女笑徜徉。苦霧迷槐市。雌霓結建章。歸鄴思五廟。涉漠淚三湘。柔福何慚宋。平陽可佐唐。虞淵磨返日。蒿里叫飛霜。自古遭兵擾。偏嗟榭樹傍。魯元馳孔亟。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海。包含恥溧陽。本朝端闕闕。設制勝岩疆。處順敦恭儉。時危植紀綱。英聲超北海。雅操過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柏蒼。薤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諡號千秋定。銘旌百禮彰。秦簫吹斷續。楚挽哭滄浪。

廬岐疑

長秦廬岐疑。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爲戶部郎。與汪道昆同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疑云。唐人謝賜口脂豆溲此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貌糖。不許高大。此是也。

王九思謝榛袁宗道

鄂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子習其易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尙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易。然不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鈍。不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袁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詭爲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躄。稱取曰挺。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司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尙多已意。紀事述情。往往逼其真。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攜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顧况流爲上下燕參差。李商隱春閨不閉歲疑鎖。韓翃長路多逢輕薄兒。耿諱應爲能歌繫仙席。鄭谷只緣幽恨在新詩。步非烟今朝繞郭花容徧。李涉別有傳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姓青羊。善畫葡萄。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續哀江南賦。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弄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腥於鼉幕。中興道銷。窮於三檀。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麋鹿之踪。過市盡髡鉗之客。晨看旅鴈。辭王塞而凝雲。夜等銅仙。望秋城而泣雨。昔士衡入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著述。謝眺釣渚之賦。思江海之無波。潘岳關中之詩。憫荆榛之載道。雖復鞶輪浣女。步媿瑟人。盛衰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想桃花。詎有商岩。遺尋之草。冰魚未絕。徒懷挾雨之心。墊燕猶蘇。不謝雕梁之憶。鐵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吊。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問何世。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筑罷擊。惟雪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月。悵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尊竟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延歲一方。桑滄非可俟之暮。夫霸孫啓祚。尙揚赤壁之靈。弱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蘆簾荻花。竟浦浮江。代馬胡鞮。凌波涵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鳴弦。霍泉雙鵝。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鳥。邈矣華風。萬里縵纓。此焉戎俗。二三俊乂。徒懷死衛乘輿之心。百萬義師。竟少固我籬籬之具。豈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盡於此耶。是知崖山執節。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覆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禁臨風咽嗚者已。世涵山雌辨色。將遠謝乎樊籠。爰居避風。曾何情乎鐘鼓。豈希黃絹之題。聊比縈緯之恤。文博之枕流漱石。竊有志焉。子山之垂露涌泉。瞠乎後也。賦曰。臨江泉以四望兮。氣紆結而懷憂。伊天步之艱難兮。神怳怳而凝愁。昔高后之作京兮。實裨土於鍾丘。控方塘之白水兮。枕震澤之清流。封狼肯以爲鎮兮。琛沒羽而爲州。湛盧宵飛而吳定兮。樓船朝濟。而漢謳。數軍實於長洲之苑。饗戎旅於武昌之樓。黃旗雨轉。紫蓋雲浮。剪桐珪以錫燕。更奕葉而遷幽。於樂都之麗康兮。乃陪服於南留。華實徧野。紅粟方舟。引陂泉而滋灌注兮。指翼軫而帶女牛。歷三百而無事兮。不識夫蛟兩之與屬鏤。雖有祿被之媒孽。霍浦之嘯聚。不旋踵而夷囚。於是士女游冶。旌姓繁富。玉樹

擬於王謝。朱輪倖於陸顧。老成奔世。典型似續。銘勒燕然。旌懸月窟。烽火息於漁陽兮。貢葡萄與天馬。時旣泰而將屯。人娛安而忘苦。家築夏后之臺。戶涉周王之圃。鳥轉歌來。花穠舞舞。風流清談而炫名。卿尹黨鈞而造禍。武帳絕韜於龍豹。文紘罷奏於鄒魯。腥鮑爛而是求兮。白馬沉而何補。旣而燕廈將焚。魚鼎日沸。閭左有揭竿之呼。嚴關無折柳之蔽。天子方履端門而御平臺。召百官而延多士。期弱草之凌勁風。假乖螭以行淫雨。請纓則終軍。彈劍則馬武。出玉關而論兵。宴蘭池而旁午。空杼軸於一東兮。猶呼庚而未止。爾乃宮鳴野雉。星落天狐。夏箭不能殲仙芝之靈。秦鐵不能禁驪山之徒。彼小醜之馮陵。固蔓延而滋多。逞其鴟梟之性。鼓其鯨鯢之濤。野烟炊斷。白骨丘枯。一一秉鈞。握樞之佐。方留賊以自固。曾莫兮肯焦慮而殷圖。墨吏熬其骨。殘兵密於筩。虺毒吹熾。豺牙橫厲。黃巾大呼。銅馬如蟻。戟已及於觀門。羣工猶侯第而夜嬉。橋山之弓不歸。茂陵之盤日出。草木爲之飲血。神人於焉雪涕。江表藉司馬之靈。奉神皇之胤。值天地之雉刺。畫江淮而宅鼎。四海喁喁。臻響屬影。咏南音之顧懷兮。願觀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亡。淫荒是逞。金鞭未收於傳舍。鐵杖已投於晏寢。方採佳麗以實椒宮。構迎風以連結綺。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睢陽之擬。第首鼠而蠅營矣。恣苞苴而成水火。地坼天崩。鼓臥旗仆。鬼同謀於曹社。帝醉錫以秦士。翳上將之披猖。各飛揚而跋扈。旣主器之沉淪。乃不恥乎降北虜。單于置酒而長圍。截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巔。射糜於蘇臺之澹。漢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禍誥。爰有河橋魏將之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旃。尋盟許國。恩坐觀於時變。亮國仇而莫寒。青龍之艦未浮。飛燕之舟口口。喟魚甲之潛去。聞鶴唳而不得。閩宵空懸。浙鉤寡色。日冉冉而虛逝兮。思攀掌而弗釋。紕窽心以爲纏兮。編愁苦以爲臆。奚我逢此厄辰兮。刻著志之靡適。掩柴蓋之荒扉兮。浮雲憫而送日。服纓纓而椎結兮。別虬龍之與蟻螳。於是胡風曉白。清茄夜驚。控弦洞庭之浦。校陣彭蠡之陰。餘腥烟散。口口口口。戈旣揮於漢皋。守無聞於壽春。精衛啣石而遇矢。文鱗夜飛而觸兵。曩時冠帶衣履之俗。莫不輸金繒於穹帳。謝籥笏於龍庭。遙瞻坐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寂。古樹風平。駝鳴春草。駱汗芳葵。書盡灰於秦劫。劍已化於豐城。若乃金柯霞震。瑤葉雲靡。別艷照於

庀。壁戶塗椒葢。屏口映于飛。窗選中連理。簫弄未離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
 金波夜復朝。銀筵錦瑟曉連宵。吳宮鬪草吹香佩。魏苑彈棋拂畫綃。千金舞買青衣笑。百琲歌徵小史
 妖。嬌歌豔舞懼不足。握槊藏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墀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
 婦飲眞天人。盈盈天街北。皎皎婺女津。一朝甌脫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天堦承
 恩官舍裏。攜家迢迢入蕭關。金僕如抽壁玉弓。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驕煖青連環。南國徵書棘。西園
 宜賞開。園中桃李鬪春妍。湖上清明放鶴天。寶馬香過烟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
 照華堂燕子箋。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眞眞自起樓。紅荳新聲翻鷓粟。青琴素手劈箏篴。辟塵龍女拂。
 照骨戚姬驅。橫波賭射嬌分鏡。蹙翠爭曉泥古散。長夏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紅
 潮。人月停煎賀房老。玉杯金盃索郎持。綉闥珠屏不自文。水晶齒茗葡萄夜。玳瑁梧桐橘柚時。噴啼頻
 怒重無聊。鳳口熊走空相嬌。自茲臥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飈。初就增城館。未整政君翹。冰桃雪汁
 琉璃餠。火棗霞漿琥珀盃。西池王母覈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鳳車何歲裝。雲璈正杳冥。瀛海風冷
 冷。聚窟香爛爛。溫明祕器賜東園。南方楸中窰魚軒。雪肪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寄烏幡。青鳥青珠照
 青闈。桃花桃浪吊桃筍。鴻都道士訪太眞。士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北風代馬嘶。紅顏一旦化旅
 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考魄。玉棺啓視儼明粧。丹唇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變蘭薪。
 。鶴馭螭飛駕鳳輦。鎮子九霄烟。磨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空青。錦疊千雙陳寶璫。大招遙返塞北山。
 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靺鞨盡蟬貂。導馬貌貅盡鳳簫。碧雲車洒神靈雨。素奈花鬢士女髻。經梁。
 梁。渡灤復渡遼。遼山空水歷平原。闕吸毛廬扶馬驕。已矣哉。魂歸來。雪傾晨奇穴。冰天夕鏡。
 娥掩袂慟。月姐濕纓哀。服匿承肌酪。留犁薦乳酪。珠琲酬送使。繒綵贊輿臺。黃金千百鎰。

